

风吹过小巷，带走黄昏余下的最后一丝余热。太阳向海那边沉下去，天空即将褪去最后的绚烂，把孤寂的夜空留给繁星来点缀。

我贴着墙站着，等待夜幕完全笼罩此处。目的地应该没错，戈洛温斯街 32 号 2 楼 4 号，一家酒店的二楼的一间客房。我现在身处的这条小巷夹在两栋楼之间，目标房间的窗口完全在我的目光监视之内。

“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请留心搜寻，报酬面议。”我反复地琢磨这个奇怪的委托。说到底也是我自己闲得无聊才会从卡尔塔先生那里接下它。什么样的信息？

不知不觉，已看不清巷外的路面。明明暗暗的灯光从两边的窗子里洒落出来，恰好把我留在阴影里。我望向目标窗口，仍然漆黑一片。

先上去看看吧。我调整好腰带，锁定窗边的一块空白。发射。绳索爆射而出，牢牢地抓住墙面，再一动，带着我飞身而起，紧紧把我吸在墙上。

漂亮。不愧是我依仗多年的宝贝。

我挪动着贴近窗边，一边留神着周围的动静。没有人无聊到从窗子里往外看，大家都还在忙碌自己的事情。这里是帝国最偏远的港口，而我所在的地方更是港口附近的一片贫民区。当然，这里什么东西都有，从最珍贵的珠宝到最罪恶的交易，也许除了法律。没有人会在这个时间往窗外看风景打发时间的，谁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也许是数数今天又花了多少钱明天又该怎么过，也许是盘算着下次该摸进哪家店里顺点东西不容易被发现；当然，还勉强活的下去的、于是正在腾云驾雾做神仙的人占了大多数。

四周很安静，很好。我略放下心，静听了一会儿屋里的动静。没人。我略微松开腰间勾绳，两手抓住窗台，再一用力，从侧面翻了进去，一脚踩在书桌上。我轻轻地跳下，落在地上。

一个不大的房间。我向四周略看了一圈，干干净净，没放什么东西。地上有一个箱子，关着。刚才那张桌子上散落着几张纸。也许这就是委托人想要的信息？我凑过去，也没开灯，就借着窗外朦胧的光线看。

一大堆我完全理解不了的算式。求和号，积分号，极限号，无数个字母和数字混杂在一起。

靠，这我怎么带回去？也许，我只能把这几张纸全都带走。我正打算翻开箱子看一看，忽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和交谈声。

该死。床底，虽然……但是只能如此。

门开了。我躲在床下，借着床单留下的一丝缝勉强看着外面的动静。一个人走了进来，另外还有些人，但是似乎没进房间，站在门口。

“博士，你还不打算告诉我们密码？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元首已经很失望了。要知道，S 军的人已经在边境集结。”

一阵沉默。等了一会儿，刚才那人又愤愤地开口道：

“博士，要知道是元首支持的你的研究！没有元首没有帝国，你又凭什么造出所谓的你的成果！那是帝国的东西！你应该把研究室的密码告诉我们！”

又是一阵沉默。我看见房间里的那双脚凝滞了片刻，再慢慢挪到墙边。

“是，你说得没错，我是凭了帝国才有造出它的机会。用了帝国的资源完成一己私欲，我很抱歉。”

“那你就应该把它交出来！”

“我做不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这句话，好像这样就能噎死对方，“研究完成那一刻我的心愿就已经了解了，我想诺夫博士也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都绝不会把这成果交给元首。”

“所以他成了 S 军的俘虏，可耻的叛国贼！”门外的人几乎是在咆哮了，“多亏他被俘虏时没有带什么东西在身边，否则将是帝国难以挽回的损失！”

又是一阵沉默。

“卡兰博士，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再强调一次。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枪或者药，你自己选。能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回到这里，已经是很大的仁慈。”

“我不会把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一个独裁者、一个刽子手，”他平静地说，“那样的话，最终的罪人是我。”

“枪，还是药。”门口的人终于失去了耐心。

“半个小时后来吧，我会自己离开。别担心，我逃不走。”

门外的人离开了。房门关上。忽然，床单被撩开，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我。

“出来吧。”

该死。我灰溜溜地从下面爬出来。他举着枪对着我，我就这样打量着他。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看来应该是个研究人员。

“S 军的人？”他对我说。“我以为诺夫都落在你们手里了，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想要的情报了。”

“不是，”我简单的回答，“我与他们没关系。”

“那你为何来此？”他挥了挥手里的枪，“说实话。”

“我接了个委托，要来这里查情报。”

“那估计还是 S 军的委托，”他幽幽地说，“他们八成是害怕诺夫的情报有误，想来我这里再确认一下。”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吧。这样的话，这个神秘而诡异的委托就不难解释了。

“你要的情报我给你，”他收起了枪，“与其给帝国，还是留给 S 国吧。其实也倒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欲，舍不得自己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又不敢把它交给帝国。”他拿出一张纸，刷刷地写了起来。

我沉默地看着他。头发里夹杂着花白，脸上冷峻的表情里看不出什么波动，只是现在多了一丝结束的意味。

“收好，别让你的委托人以外任何人看见。”他把那张纸装进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封，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都是要死的人了，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吗？”

“哦？”他笑了笑，“我尽力。”

“那个什么武器，真有那么厉害？”

“嗯，”他自信地点点头，“能直接摧毁整个 I 区。”他又嘲讽似地笑了笑，“而现在你的手里握着获得它的密码——的一部分。整个密码有两部分，另一部分在诺夫博士手上，现在应该已经被 S 军掌握了。”

“不把武器交给帝国，值得吗？”

他抬起头，凛冽的目光直洞穿我的眼眸。“你认为呢。”

沉默。

“值得，”我最终缓缓说，“但是，如果我是你，我做不到。”

我整了整衣冠，向他行了个最标准的礼，“为了帝国的人民，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他开心地笑了。“谢谢，这样就足够了。”他俯下身，在箱子里翻找了一会儿，最终拿出一个小药瓶。

“那么，再见了，女士，保重。”

“晚安。”我看不见我此时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我装出的微笑究竟是过于僵硬还是近于哭泣。

“晚安。”他再次向我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温暖的微笑。

于是我翻窗而出，没于夜色之中。

我乘着夜色，匆匆离开小巷，生怕被后面的人追上。虽然也许根本没人追我。

该死，就不该接这个委托。现在好了，我莫名其妙地卷进了帝国最核心的机密里，而且这事还和 S 方有关。

管他的，现在只要我把信封扔给委托人，再告诉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一切全当没发生。报酬已经不重要了，可千万别把脑袋丢了。

我摸了摸怀里的信封。沉甸甸的，载了我难以估计的重量。

快走吧，转过去，再走走，就到酒馆了。

终于。前方出现了我熟悉的那酒店门口的一抹肮脏的光亮，还有挂了不知多久的早已褪色的海报。

我推开叮铃作响的门，走了进去。

卡尔塔先生，委托人与接受委托者之间的中介，这片地区地下交易的核心枢纽，正在他的柜台边擦着酒杯。他那十足俗气的品味选出的音乐正在酒吧里大声聒噪，和他背后那一大面墙十足掉格的红酒相得益彰。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一个又脏又破的贫民区酒馆里摆上一大面从来不会有人点的红酒？难道他不知道这帮人连喝啤酒的钱都是从晚饭里扣的？要是只是为了显摆品味，那可真是奢华。

“L 小姐，”他看见了我，吹了个下流的口哨，“欢迎。”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委托已完成。”

“哦？”他这才惊讶地正经起来。“其实这个委托连委托方都没抱什么希望。”

“里面说。”

锁上地下室的门，我才敢把信封拿出来。“就这样，这应该就是委托方要的东西。我先走了。”

“急什么呢，L？”他说道，“至少等委托方查验一下。”

“考尔曼中尉，出来验货。”他对着房间后面的几扇常年锁着的门喊道。门开了，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身后跟着一队士兵，清一色的绿色军装，全副武装。队伍中还有一个一头银发的女子，似乎是比较特殊的人员，穿着一看就是特制的行动服。

男子站在我们面前，接过信封。后面的士兵走到地下室的门前，把住了门。

该死！我不想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我到底为什么要接这个该死的委托？

他打开信封，看了一眼，又让身后一位提箱子的人取出几份文件，才对老板说：“无误，是卡兰博士的笔迹。”说着，又向我伸出手，“L 小姐，你好。”

“不好，”我摆烂似的不去握他的手，“快让我走。”

“为什么这么着急？”他收回手，一点儿也不显得尴尬。

“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当作委托发出来？”我愤恨地问，“你们自己有人。”

他苦笑了一下，“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躲在这里。这区里全是帝国的密探，我们到来的消息被暴露了，而这份情报又随时会消失，只能发委托。”

的确，要是我晚到半个小时，这份情报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你们指派一个人行动不成吗？”

“这方面我们更相信这里常年跑黑的高手，我们并不熟悉这里错综复杂的地形。”

该死。

“那么，你们是不打算让我走了？”我问。

“我们聊聊天。”他转过头，对老板说，“端酒。”

“遵命，中尉。”老板笑了笑，跑了出去。

“他是你们的人？”

“他是这个片区的情报负责人。”

我砸了砸舌，“黑白通吃。”

“他在S国没户口，我们不管。”说着，拉出三把椅子，“请坐。”

我只能乖乖坐下。“K，坐。”他转过头对那个银发女子说到。女子沉默地走过来，坐下。她应该是有一头长发的，但此时为了行动方便，都盘在头上，并不放下。我这才注意到她冰雪雕成的精致容颜，像是藏在雪下的精灵，冰冷而美丽。

老板提着三瓶酒回来，放下，“我还有其他事，走了。”说完推门而去。

好了，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没义气的东西，吃了老娘的分成这么久，也不帮我说话。

“L小姐既然知道我们是谁了，那你打算如何呢？”

“从现在起，我不知道。”我简短地说。

“那可没那么容易叫人相信。”他笑了笑，继续道，“其实我们也对你没有恶意，顶多是不放心。相信你也知道了，诺夫博士已在我国内。当然，他也拒绝了继续研究，只是提供了所有的情报，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不过，因为他的情报，更促进了我们攻打帝国的决心。虽说帝国暂时还得不到武器，但是终究放在帝国的研究室里是个隐患。”

“你们军队到了？”

“已在北方边境线上集结。”

我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得可不少，不像是个中尉。”

他耸耸肩，“我是搞情报的。”

妈的真烦跟一群特务打交道。

“好了，”他对我说，“加入我们吧。你也没有退路了。现在，你已经可以算是帝国的叛国者，把最高机密交给了帝国的敌对方。而且，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藏身地，我们也不可能对你放心。”

“我拒绝。”

“你不恨这个国家吗？”他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

“恨。”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似乎想看看我的心里边到底在想什么。

“那又何妨呢，加入我们？”

“我的确讨厌这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我说道，“压榨人民、视穷人如草芥，唯钱与权至上。但是，……”我一时失语。

“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社会主义的道路，难道不正是解放平民迎来光明的路吗？”

我沉默着。

“在我们S国，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大家都是经历过曾经的资产阶级的压榨的，深知人民的苦难；大家都一条心，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我们就像是正冉冉升起的朝日，而帝国是一具行将朽木的僵尸。现在我们苏维埃的大军已经对帝国形成了全面压制，我们的铁拳不日便将粉碎这个腐朽不堪的帝国。你打算到那时再来后悔吗？”

“要是你们真能解放我们，似乎我就这样等着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笑笑。

“而且，”我又开口，“我就是个在冰水里泡了太久的人，就算有人提着热水来救我，我也会觉得他手里提的简直是一桶岩浆于是拒绝他的。”

“你真是……”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就是觉悟不够。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在这个法外之地做些不三不四的勾当，混得还算不错，也就不愿意改变。”然后他又愤愤了起来：

“就是你这样不愿改变的人太多，世界才会是这个样子！非要棺材抬到面前才知道哭。真是……”

我沉默着。也许他觉得他说得对，也许他的确说得对。谁知道呢。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他凝视着我的眼睛，最终叹了口气。“我们虽然不是理想，但是至少也比帝国强。”

我把玩着他话里一丝奇怪的意味，想起了关于 S 国的种种传说。一个国家总是复杂而庞大的，有着为人民献身的勇士，也有寄生社会的蛆虫。人类还没进化到真正成为共同体。

“我不会加入你们，”我慢慢说，“至少，我没想好。但我可以保证对你们的事一无所知。”

“好吧，还剩一个解决方案。”他说道，“K。”

这时，一直静坐一边的那个女子终于开口道，“在。”

“那么，计划正式启动。现在我代表 S 国中央情报局‘A 计划’特别行动组指挥部，正式任命你为执行专员，”接着他转向了我，“L，为协同人员。二人小组，从今天起，限期至 1943 年 9 月 1 日 00:00，完成 A 计划。”

今天是 1943 年七月。时间似乎还很长。但是，“为什么是我？”

“你无权拒绝，”他平静地说。“欢迎加入 A 计划，L 小姐。”

我绝望地瘫倒在椅子上。好了，这趟浑水，我是得赴到底了。

简单地又交谈几句后，中尉向我交了几句，转身回房。门口的士兵和 K 跟着他回去，我等他们都离开后，一把举起老板刚才留下的酒，一口喝光，自己也起身打算离开。正要开门，身后却传来一声悦耳的呼喊：“L 小姐。”

我回头一看，K 提着行李箱，已换上了一身普通的衣服。素白淡雅，略略掩盖了一位军人的凌厉，留出一个柔和的轮廓。

“怎么了？”我问，“你这是要？”

她又看了我一眼，仿佛是为了要确认我的无知和白痴，“我们从今以后，一起行动。”我愣了片刻，反应了过来。“我家……不够大。”

“没事，”她礼貌地笑笑，“我可以睡地上。”

“不不不不不，那倒不必，”我慌忙打断她，“你真要住过来？”

我到底在说什么啊……简直语无伦次。

“嗯，”她点了点头，“我们到了再说吧，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是啊，我这才想起，今天经历了太多的事，在地下室里已经忘记了时间。“那走吧。”我无奈地说。

离开酒店，把一片嘈杂和喧哗都留在身后，灯光也随之而去，步入夜色的怀抱。K 一直沉默地走在我的身后，刚才酒吧里太过繁杂的气息掩盖之下一直没有觉察到，如今才闻见她身上飘来的一丝幽然冷香。时近午夜，两边街道上已经是一片漆黑，只有几扇窗子还笼罩在蒙灰的灯光里，里面也许是谁在借酒消魂。在这片破落腐朽的土地上，不找点什么东西依靠，很难活得下去。酒，烟，男人女人，大多数人无非这几样。谁都是拖着濒死的脚步从街上走过，此时无人的大街上也仍旧残留了一股阴冷腐败的湿气，也许是来自街道两边角落里生长的霉，总让人觉得有看不见的幽灵在街上徘徊，露出空无一物的口腔，想把人吸成双目失神的躯壳。与此相比，K 那凛然矫健的步伐虽不声不响，却如盛放的一缕冷光，散去了四周腐朽的气息，暂造一片净土。

走过这条街。拐入小巷。再拐。终于抵达我那破烂的小屋。

进屋，放下东西。K 环顾了一圈，似乎满意地点点头，“比我想象的干净。”

我苦笑了一下，“我该是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很爱干净的好吧。”

她好像被我说得有些尴尬，张了张嘴没有开口。我这才发现这个美人并不是外表看上去那般冰冷，只是有些不善言辞。

“好啦好啦，我知道是我的不对，今天折腾了一天身上肯定脏兮兮的，难免给你个不好的印象，”我自己说到，“我先去洗澡了。要吃什么东西冰箱里有。”

我拿上毛巾，溜进了浴室。

哗哗的水滴过指尖，一滴滴滴落在地面瓷砖上，散起一丝丝雾气。渐渐地雾气弥满了浴室，把我围了起来，看不清四周。水流有一股顺着我引以为傲的黑色长发流淌而下，轻柔地按摩着我的背。一天的疲倦终于开始消散，我舒舒服服地冲着澡，回忆着今天的事。看来是这样，卡兰博士和诺夫博士造出了一种致命武器，但不愿把它交给帝国。诺夫博士被S国抓获后投向S国，卡兰博士被更严密的控制，最后被逼自杀。但他们两人都把研究室的密码留给了S方。而我和K的任务，也就是A计划，便是暗中潜入帝国的核心——C区，销毁或者取出武器及研究资料。

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取决于帝国对于我们的重视程度。帝国应该还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是密码的泄露是肯定知情的。

我叹了口气。还有时间。但是，虽然抵达C区应该不是大问题，潜入研究所还是有些困难的。

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关掉花洒，擦拭着身子。

“你去吧。”我对仍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走神的K说。

“哦，好。”她这好像才回过神来，从行李箱里拿出用品，走了进去。

我不知道该干嘛，坐在沙发上等她。十分钟后，她推开门走了出来。一头长长的银发已垂落，被打湿后温顺地贴在一起，慵懒地倚贴着她雪白的背部，香肩似乎还残留着丝丝热气，虽然被笼上一层雪白的衣物，仍显出优雅的弧度。她的冰冷仿佛被热水融化了大半，颇有军人风度的凌厉身姿也柔和起来，只有那精致的面容仍展现着北国的风光。

隔了半晌，她仍站在原地没动，脸颊却泛起一丝微微的红色。“L小姐，我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么？”

“没有没有没有，”我慌乱地说，“是我无礼了，抱歉抱歉。”她这才慢慢走过来坐下，脸上最后的一丝冰冷也都消尽了，只要那一丝红晕还在，怎样的冰山也都融解掉的。

我试图想和她聊聊天，这才觉到一丝心底里升起的疲倦。

是啊，今天太累了。我再次偷眼看看她，也发现她同样的神情。

“我睡沙发吧，”我对她说，“床单我昨天才换的，还请不要介意。”

“谢谢，”她似乎太困了，也没有推辞。

“晚安。”

“晚安。”

次日清晨。当我醒过来时，K已经换好了一身朴素的衣服，静静地坐在沙发旁。看见我醒了，她站起身，给我倒了杯水。水温不冷不热，刚刚好。

“早安。”我接过她递过来的水，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眠，一边说。

“早安。”

“K小姐可真体贴啊……要是有个这样的人当……”我赶紧闭上了嘴，狠狠掐了自己一下。妈的，清醒。K似乎忽略了我的话，只是在一旁摆着一副我难以看懂的表情盯着我。

“你可真能睡。”她慢悠悠地说。太好了，看起来没生气。

“晚出晚归惯了。”我坐了起来，抓起一旁的梳子，打理着变得散乱的头发。

“很好，我们目前的行动正需要你这样的作息时间。”

我一时分不清她是在表扬我还是揶揄我。

“那么长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入侵本区档案室，销毁你的所有资料。”

“啊？”我一头雾水。

“其一，以防帝国察觉，从现在起你这个人不存在。我们两人从今天起消失，假身份在进入U区后会有人送过来。其二，这也是对你的基本能力的一次考察。”

“要是我没通过？”

“死，或者被扣押在地下室，等这边情况暂时安全后再释放。”

“遵命长官。”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惹的祸。报酬还没拿到呢，人先搭进去了。

“别叫我长官，”她说，“就叫我K吧。”

“那K，什么时候出发？”

“等入夜时分。”

于是，我们两人无聊地对坐在沙发上大眼瞪小眼。还有大半天的时间等待我们打发。

“K小姐来自哪里？方便说吗？”

“我吗？当然是S国了。”

废话……“我是说你的家乡，和国家无关的。”

“家乡？”她愣了愣。好像一时没有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家在的地方不就是家乡么，K小姐的父母应该也都在那里吧？”

“他们在我记事前就死了，我算孤儿。”她平静地说。至少是装上了属于军人的平静的铠甲，我看不透她真正的想法。

“抱歉。”

“没事。”

“那K小姐是如何成为如今这样一名优秀的人的呢？”妈的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话别扭。

“我父母死于战争，我被他们的一名受伤退伍的战友受养。我十二岁时她去世后，我就一个人住了。”

“好吧，那……K小姐的家，是在怎样的地方？”

看来这次她终于理解我想说什么了。她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我能读到她眼神里流露的一丝怀念和感伤，那些情感像是延绵不休的涓涓细流，从心底的每一个角落渗出来，漫出她平静依旧的假面。

“是个很美的地方，”她最终缓缓开口道。“雪，永远与雪为伴。一个小小的村落，仅靠着一条铁道与世界相连。有人把它称作世界的尽头，但我不喜欢这样称呼它，虽然也许听起来很美。那里应该与世界无关，是个世界之外的地方。没有四季永远的冬天，全凭借着人类从地下开采的能源支撑。”

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样的地方，应该有什么理由才能继续存在的。”

“是的，不过那就一点都不浪漫了，”她叹了口气，“本国的有些见不得光的实验在那里的地下。”

“和我说这些没关系么？”

“反正要你命的机密现在也不差这一个，”她说，“而且有些东西，谁都知道，只是谁都不说，人人自欺罢了。”

我品味着她的话，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事。

“我觉得K小姐应该不喜欢军队生活。”

“为什么？”她不生气，也不显得赞同，仿佛我在问一个与她无关的问题。

“您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像冰一样纯净。想到 K 小姐在军队里所受的残酷训练，简直是对美的亵渎。”

妈的我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明明，我不是想说这些。

“首先，”她像是终于被我逗笑了，“我是情报人员，不属于军方，我们只是合作关系。我们直接归属权力机构指挥。所以，我倒没受过你想的那些苦。”

“那其次呢？”

“其次就是，”她似乎本来没打算说的，但是被我一问又不好不开口。“这是我养母和父母的愿望，报效国家。”

“那么，它是你的愿望吗？”我疯狂试探着她的底线。

“我……”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对我父母和养母、对培养我的国家的不敬。他们养育了我，给了我真切的爱，才让我成为了这样的人。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报效国家，这是我的义务，是我的责任。”

“是的，”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太复杂了。一不留神，就会滑入世人所谓的‘罪恶’的深渊。我不该把我的自私应用在你的身上。”

我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大口，算是了结了这个话题。K 低头不语。我隐约看见她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悲哀的光，然而转瞬又恢复了平静。

夜幕笼罩。我们潜行在小巷里，低头无声。

微风穿过小巷，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四周随处摆放着废弃的纸箱，里面时时冒出几双绿油油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们走过。蜘蛛趴在墙面上，一动不动，像是死去已久。

约莫一个小时过去。终于，我们离开了贫民区，抵达了帝国繁华的港口。此时入夜已深，水面上只亮着几盏惨白的灯，照耀着平静的波涛，泛出惨白色的波纹。船上隐约传来水手们饮酒作乐的笑声。我们躲在阴影里走过。灯塔的光柱只扫向不知何处的远方，与我们无关。

贫民区的档案保存在港口旁的有些老旧的政府办公楼内。这大概是帝国还勉强把我们当人看的仅有的证据。此时人烟已经散尽，只有一楼的保安亭和四楼的一间房还亮着灯，大概是值班的人。

我们摸索到楼后。围墙不高，上面也没有铁丝网或者碎玻璃。

“安保可真松懈。”我松了口气。

“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K 说。

我又看了看围墙的高度，调整好腰带，“我们一起，还是分开？”

“分开吧，”K 说，“不容易被发现，行动也方便些。据我们所知，档案储存在地下室。我去找路，你去值班室里找找钥匙。半小时后，大厅集合。”

“那，抱紧我？”我对 K 说。

“什么？”K 又愣了一下。

“我带你进去啊。”我指了指自己的腰间。K 疑惑地朝我走来。

“从背后抱住我，抓紧了可别松手。”

K 双手环住我的腰，刚好落在腰带下一点，不阻碍我的行动。腰间传来的力道让我确信她已经抓紧。

发射。腾空而起，越过围墙。

半小时后。我拿着从值班室里的那个睡死的值班人员的桌子上搜到的地下室的备用钥匙，下到一楼的大厅里。K 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跟我来。”她说。我们穿过两条漆黑的走廊，一段向下延伸的楼梯展现在眼前。

“感觉这考验还挺轻松的，”我笑道，“我这不马上就通过了。”地下室那破旧的木门已在眼前。手电筒的光照亮了银灰色的锁孔，灰尘里静默着。

“等会儿别忘了把钥匙还回去。”K说着，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一股尘埃和霉菌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几十排铁架排在眼前，全码满了泛黄色的纸袋，被门外吹进的气流拂起的灰尘跳着漂亮的舞。这里浸满了时光的味道。

“哪一个是我的啊。”我沮丧地说。看起来不大可能从这里面找出我的资料。

“你的生日？”

“不记得。”

“我说的是记在档案上的。”

“1923年，6月19日。”

K随意从几个架子上抽下了几个资料袋翻了翻，最后选定了一排资料，把他们取下翻找起来。不一会儿，她从里面抽出几张泛黄的纸。

“我去还钥匙，大厅等我。”我对她说，转身离开。

再回到大厅时，她如同先前一般静立在墙边，黑色的倩影像是投射在墙面上，不同的只是手里多了几张纸。银色的长发此时盘在脑袋上，昏暗近乎不能视物的光线只描摹出她脸颊的轮廓，也不分明，似乎可凭借着我的想象任意捏造。然而我从她的模糊的身影里能读出的，仍旧是平静，我从她的身上，没感觉到一丝因任务完成而应有的欣喜。或者是她还在留神着最后的部分，以免最后掉链子？

我们离开这里，就像我们来时一样。这次，我感到她抱着我的双手微微更紧了些许。

“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吧，”我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已经重新回到了贫民区。

“不错。”

“那K小姐对我有何评价？”

“腰带不错。”

的确。我也是这样觉得。要说我有什么绝活的话，那就只是这条腰带了。

我们又失去了言语，无声地走着。不知不觉，快要走到家了。放松下来，我们走回了大路上，力求尽快回到那个狭小但是温暖的地方。路灯洒出的灯光黯淡，难以说究竟是白色还是灰色，在地上画下一个个圆。

忽然，前方的白色与灰色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虽然微小，然而无比扎眼。我示意K不要惊慌，对方应该也注意到我们了，要是有什么异常举动那我们更会引起怀疑。

平静，平静。黑色一点点放大，最终看清了后，我松了口气。

“没事，认识的人。”

“谁？”

“也是个接委托的高手。”

说话间，她已到了我们面前。她今天裹在一件极长的黑灰色斗篷里，我想大概是刚做完什么奇怪的委托才回来吧。

我们互相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擦肩而过。

但我该是有些害怕，她看见了我旁边的K，我不知道要是她问起来我该怎么说。我走了几步后，又回头看去，却也已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很快彻底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继续在路灯光里前行着。

打开灯，已经是半夜了。K走近桌子，把我的档案放在上面。

“怎么处理？”

“烧掉吧。”

我拿出打火机，试了试，火光笔直而耀眼。我把那几张纸从桌子上拿起，卷起来，在顶上点燃。先是一根小小的微弱的火苗，呼吸之间暴涨而起，吞噬了纸卷的整个上半部，踩着它的头跳着魔幻的舞，肆意绽放着它过剩的精力。火向上舞蹈着激越着，快要烧到我的发丝了。我赶紧把它拿的远一点，甚至了双手看着它。妈的装帅有失败了。火扭曲了我面前的空气，我看见K一素冷漠的脸，也沾上点火的红晕，被空气扭动着露出微妙的表情。

几息之间，火又笑了下去，往下延伸的火焰，即将触碰我的指尖。我赶紧把它扔到地上，看着它在水泥地面上最后挣扎了几下，缓缓熄灭了。我抬起头，这才注意到房间里飘散着的燃烧后的烟味，有些呛人。

“看来不是个好方法。”K说着走进了浴室。看着她关上浴室的门，我自觉站在这里有些不适，也走上阳台去呼吸空气。

夜色中的大海幽暗深邃，看不见波涛的细节，一切都陷入模糊中，只留下一个朦胧的黑色的印象，甚至难以分清那印象是来自于目之所见还是仅仅来自自己的想象。所有模糊的波涛的印象揉在一处，在脑海里互相拍打互相组合，最后形成一片苍茫渺然的汪洋，全然笼罩在夜的面纱里，颂唱着自洪荒流传至今的歌谣。

哗哗。哗哗。我看不见它，但我能听见歌声。我想象着那波涛下掩藏着一头滔天巨兽，永远不能被世人所知，它抬起高贵的头，透过海水凝视着被扭曲模糊成一团光带的月亮，梦想着把它吞入自己口中。

我叹了口气。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也许全都听K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本来也没得选。

可是，我不觉得K真的对这个任务有多上心。当然，也许只是我自己太不成熟了，看不懂她的平静背后的也许燃烧着的对人民对社会的激情。总之我是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房间里一直隐隐的声响消失了。不一会儿，身后的门被打开，K松散着一袭月华，走到我的身边。她伸出修长洁白的手指，上面还残留着从浴室里带出的温润，在栏杆上轻轻拂过。没有灰尘，她便把双手搭在了上边。今夜海无风，一切都平静安然。

“在想什么？”她问。

“什么都没有。里面烟味太大，我上来吹吹风。”

“那就好，我还以为烧掉了档案，你多少有些伤感。”

我惊讶地偷眼瞄了瞄这位冷峻的美人。身后仍传出淡淡的烟味，和身边的她的冷香混合在一处，像一只凋谢在蓝光里的烟花。

“不会啦，我对这里没多少感情。我也算是个没有家乡的人。”

K似乎有些窘迫，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的话。

“K，你想家么？”

“想吧。”她说。但她没有看我，目光在远处的黑暗中沉溺。

“可我连个能想的家都没有，”我叹了口气，“我在这里合法存在的证明也被我自己亲手烧掉了。”

“所以你还是在叹惜么，”她从远处收回目光，看了我一会儿，“我很抱歉，但我们都是为了任务的安全。”

“不，我一点都不介意，只是有些不知所措，”我挠了挠头，“就像是个流浪的小孩。”

她沉默了一会儿。“其实我也从来不知道会做什么。我只是听组织给我的安排。”

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眸子，惊讶于她说这句话时流露出的一丝谜一样的情绪，忽强忽弱，飘忽不定，悬在半空里，因为不知道向前还是向后，所以不动。我很想把白天的话题再说一遍，但最后还是沉默。

“我先睡了。”K 收回了表情，转身离开。

次日清晨。当我从沙发上爬起来时，K 正站在墙边，望着墙壁上的挂钟出神。她手里提着她的行李箱，仍旧是一身朴素的穿着。银发收在头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入鞘的利剑。她还没注意到我，我也懒得起来，慵懒地缩在沙发上，望着她。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凭借猜测去探寻她此刻的内心。K，一个说不上有趣，但是足够吸引我的人。我总是觉得，她心里边有些东西，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也许，那只是因为她的束缚太多了？她是 S 国的军人，从事的工作都是国家机密，行事必须冷静小心，不像我全然可以自己胡来。

嘀嗒嘀嗒，时钟的指针敲击着时间。她却被冻结在了原地，像一尊冰雕。要是我此刻吻上去，她是不是会融化掉？

啪嗒啪嗒。那会是水滴滴落的声响。不是她，但是的确有什么东西在融化。我说不清是她的，还是我的。也许是我们之间的。总之，有什么东西在融化。

分针指向十二点。她终于回过头，望了我一看，正好对上我的目光。我们就这样交换着眼神，保持了好久。

啪嗒啪嗒。还在融化。然而她平静依旧。没有任何东西来向我展示我意识到的融化。也许那是我的错觉。她还在看我，我还在看她。

“L，”她忽然说，“你想回到以前的生活吗？”

“以前的生活？”

“你以前的，自由的生活。还没有被卷入 S 国与帝国的纷争，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猎人，无牵无挂，就像不远的港口里一艘没人在意的小船，总是驶往海里最偏僻的海域，捞着仅有的几条小鱼，看着一个人的天空。”

她说这话时，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看向远方的大海。波涛此时仍然在海上翻涌，没有阳光灿烂地照耀，略微显得有些沉闷，浪花苍白而脆弱。沉沉的白云压住了海面，也许这就是还没有翻起大风浪的原因。千万朵浪花盛开，千万朵浪花逝去。花开花谢，潮涨潮落，然而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朵浪花，它曾来过吗？它现在又在哪里呢？又有那一朵浪花，曾被铭记？也许非要冲破云霄，直直在那云层上撕出一道伤口才行吧。不过，那也就是某些抬头看天的浪花的妄想罢了。更多的浪花永远都把头顺从地低下，默望着无底的深渊，随着自己的逝去永远地朝着那里面坠落了。

“想啊，”我说，“但我没得选。”

她沉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我现在这样也不赖，”我笑起来，“每天醒来就有一位小姐为我送上温水。”

她扫了我一眼，不带着感情，只带着一丝寒气。那寒气与生俱来地藏蕴在她冰蓝色的瞳孔里。我赶紧把目光挪向大海。

“什么时候出发？”我问。

“跟昨天一样。”

“目的地？”

“Q 区，荒原。”

没有通过公路上关卡的手段，我们只得从偏远的地方绕行。Q 区，帝国的荒凉地带，黄土与绿植交织的原始的交响曲，演奏了千万年也还在继续。这里只是四处藏匿了些村落，在迈向工业化的这个国家，可称是与世隔绝之处。从这里走，在进入 U 区即帝国最繁华商业城市圈的时候，几乎不会有什么阻拦。

当然，这只是我们从这边走的目的之一。另一个任务，是与总部设立在 Q 区的反抗组织取得联系。

反抗组织，兴起近四五年的时间。自从 S 地区的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苏维埃建立后，帝国内也自然出现了受其影响的有志之士。他们建立的反抗组织，自称为 G 党，曾领导过许多次在学生中的思想运动和 I 区的工人运动。但是后来受到帝国的疯狂镇压，总部被迫从 I 区迁往 Q 区以求得最后的保全，但是很长时间内几乎不存在反攻的可能。U 区内如今还保存在少量的组织，而因为近来与 S 国的战争拖入了帝国的绝大部分力量，U 区内的运动渐渐有了复兴的趋势，曾一度组织灭迹的 I 区也重新出现了少量宣传思想进行初步组织的人员。

G 党和 S 国，同为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自然应团结一处，打到资产阶级敌人。至少 K 的上级是这么想的。

简单地从汽车店偷走一辆新型猎鹰牌汽车，我们疾驰在奔往 Q 区的公路上。从这边到深入 Q 区，大概需要两天的车程。沿着大海行驶了一段时间后，转弯向内地驶去。越靠近 Q 区，景色越显荒凉。两边几乎看不见房舍，即使有，也常常是蒙上了沉沉的灰，门紧锁着，不知多少年未曾打开过。蓝色的窗前景有生锈的铁栏杆，完全看不清屋内的情形。

“那些屋子里的人，他们都去了哪儿？”我问坐在驾驶座上的 K。

“城里吧。离开偏远的山区，进入水泥的森林。对于他们而言，那是唯一的出路。”

我沉默地注视着窗外的景象。我们的车是银灰色，疾驰在有些失修的路面上，像一颗脆弱得被风摇晃的子弹。太阳真一点点贴近远山的轮廓，要给她一个炽热的吻。

“油还够吗？”

“后面一排座位上全是。”

我扭头看了看。K 不知什么时候把后面一排全放满了油。也许是我在加油站的便利店跟服务员小姐为了一根贵了 5 毛的烤肠扯皮的时候。

“找个地方过夜吧，天要黑了。我们都一整天没休息了。”

疲倦此时已同窗外苍凉的暮色一起在我的眼皮前游荡。天的蓝色正一点点深沉下去，她也要闭上她的双眼了。我扭头看了看 K，她冰蓝色的瞳孔边也浮现了几丝淡淡的血丝，脸色比往日更显得苍白，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怕被人追上，”她说道，“至少完全进入 Q 区。而且不能停在这样的公路边，我们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

“距离进入 Q 区内部至少还有一天，”我坚决地说，“必须休息。”

她拗不过我，缓缓地在路边停下。荒野，没有一辆车从我们这边路过。这条路本来应该是用来连通帝国的各个地区的，原本就不怎么常被人用到，如今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倾泻在北方，自然更加荒凉。何况两边的居民也都离开得差不多了。

在车上坐了一天，她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我先推开车门，绕到她那边，把她从车上拽了下来。她一脸不情愿地被拉着靠在车门上。

“休息休息我的大小姐，”我指了指快要完全闭上眼睛的天空，“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她叹了口气，紧闭双眼，抿了抿两瓣凉薄的嘴唇，她们现在看起来像一朵谢去的白樱。

“星星很好看喔。”我在她耳边低语，像是要告诉她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老套的词，”她睁开了双眼，然而还是向天空里看去。她的肩膀认输似的松懈下来，一瞬间变得那么柔软。

“你喜欢看星星么？”

“雪国的星应当是世上最明亮的了。”她笑了笑，“这南国的星空相比起来太柔软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都不说话，星星在天空里低语，我们只负责倾听。吹过的凉风不断驱散着我身上的倦意。我不愿此时入睡，就这样靠在 K 的身边。

“就这样多好。”我低声叹了口气。

“是啊。”K 低声回应我。

我们在匆忙的任务里偷出来时间，就这样沉默着。群山全都换上了黑色的假面。有人说黎明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其实黄昏后的天空何尝不是如此。全然入夜之后，天空反而穿上了紫色的薄纱，群星点缀在这条梦幻的裙上，微微闪烁着。车身上的汽油味此时已散去，冷却掉的发动机静默得如同不曾存在。K 悠然的冷香丝丝游动在我身边，地面上传来水泥路面独有的干燥气息，和不远处土地那质朴温润的气息纠缠在一起，互相侵袭扰动，让我想起一枝摆放在墙角的昙花。K 的气息匀称而有规律，微微颤动着，我这才发现她已经靠着车门睡着了好一会儿。我从车后备箱里的行李箱里取出一件她的衣服，简单搭在她的身上。看看她的睡颜，终于找不到一丝平日里的冷峻，那冷刀似的眉此刻软成一弧倒影在冷池里的弦月，有点迷离而不真实。

K 不喜欢她的过去的生活。我现在肯定地感受到这一点。可是她也只对我吐露只言片语的感受。我也许还是只能等待。

第二日，正午。虽然我很抱歉自己不会开车，但是只能继续劳烦 K 小姐带领着我一路向北。

车速飙到了最大值。这条路上没有什么交规来限制我们的疾驰。

转弯，再往前。时间无声流逝。

转弯。车拐入两山之间的一个隘口。车速慢下来。忽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关卡。两个持枪的人挥了挥手，示意我们停下。一个人持枪对着我们，另一人警惕的向我们走来。K 摇下车窗。

“什么人？”

“请看这份文件。”K 拿起一份早已备好的文件，递给那人。那人读完了文件，回到关卡，隔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出来。

“放行吧，总部有命令，”他对另一个仍戒备着我们的警卫说，顺手递给了我们一张通行证，“不过，我们并不欢迎你们。”

“我知道。”K 点了点头，摇起车窗。关卡前的障碍物被两人移开，我们重新行驶在风中。

傍晚时分。一面低矮的城墙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慢慢靠近，K 递出那人给我们的通行证。通过。驶入城中，一座和港口的繁华地带比起来落魄得多、然而充满了生气的城市展露在面前。人们穿着格外朴素的衣物，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都聚集在低矮的房屋旁，有序地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我们慢慢驶过，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几分钟后，我们在一栋看起来最气派的建筑前停下，虽然它也并不多么高大。早有人在那里等着我们。K 提起一个手提箱，示意我跟着下车。

我们被带进一个看起来像是会客厅的地方。一位带着眼睛的书生坐在那里，见我们走进，站起来，礼貌地和我们握了握手。简单寒暄几句，坐下。

有人过来沏上一壶茶。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充满了质朴的气息。见鬼这他妈给我们喝满天星。好在我自己没钱时也喝的这，不至于喷对面的人一脸。K 动也没动面前的茶，看着它冒着热气。

“那么，贵国使者到此有何贵干？”那书生缓缓地问。

“我们是诚心想合作。帝国的军队必然会在苏维埃的铁拳下落败，但是只凭我们无法治理好这个国家。我们需要人和我们合作，那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对这片大地足够熟悉和热爱的人。你们，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我们只是你们地傀儡对么？”书生挑了挑眉。“整个G党都知道你们S国在打什么算盘。还是请回吧，我们不会把国家的主权拱手相让。”

“不是傀儡，是我们一同治理这片土地，一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K生涩的说。她简直像是在背诵好不容易记下的课文。书生笑了笑，没说话。

K叹了口气，终于丢掉了她那过于生硬的谈判式口气，“那么至少请您给我们写一封回信吧，我能正式向上级汇报。”

“哦，好办。”书生和善地笑了，从茶几上拿起一份早就放在上面的信，“早有准备。”

K接过信，示意我离开。

“这么草率的？都不挣扎一下？”我问。“我们大老远来一趟。”

“信已经拿到了，”K挥了挥手，透出一股致命地疲惫，“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是啊，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至于S国和G党的纷争，原本也就是与我无关的。我在意这些干什么呢？

我只是有点吃惊于K的淡然。她好像早就料到会这样，一点挣扎的意思都没有。

“休息一下，洗个澡再走吧。”我们走出大厅时，K对我说。

我们重新坐在车上，已是第二天的清晨。薄雾中我们缓缓驶出这里，没吸引任何人的注意，怎样来，也就怎样去。

驶出最开始的那个关卡。我们重新回到帝国修建的水泥路面。

“接下来去哪儿？继续向U区进发？”

“不，我们可以慢一点，”K说，“组织上给我的谈判任务安排了长达一周的时间。但我们只留下了一天不到。所以，多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浪费。不必过早进入城区，计划的假身份那时还没有送达，滞留在城中反倒容易暴露我们自己。”

“那我们去哪儿？”

“在这里转转吧。反正进入U区后也不会再怎么用车，而且我这没有车牌的车也根本开不进去。燃料还剩得很多。”

总感觉，我们这个和全人类的生命安全相关的任务，被我们对待得太过于随意了些。不过，我倒是喜欢这样。我渐渐明白，K虽然看起来像是个一丝不苟的职业军人，但她其实也不过是在完成组织给她的任务罢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知道。但是她喜欢什么呢？

车辆漫无目的地在原野里穿行。Q区很大，G党的总部只是潜伏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只是一路直接开到G党党中央，完全没有去他们统治的其他地方。然而其实如此，现在的坐在车里隔着车窗眺望群山的我，也知道那大山并不如它看上去那般荒凉，里面藏匿着涌动的生命和激情。

“打算往那儿开？”我问她。

“不知道，但是我想至少找到一个能落脚的村落，总不可能一个星期都在车里休息。”

天幕渐渐暗了下来。窗外渐渐变得昏暗，一带紫色的衣裙自群山蔓延，横跨过天空。属于原野的苍凉在天空里回响，没有人咏唱的史前之诗永远是风声在传唱。暗下去，暗下去，最后回到刚刚上路那天的场景，一条光亮的银河取代了紫色的幕布，漫天的繁星在苍穹里浮现。

“看来今天是找不到住的地方了，”我对K说，“等会儿找个地方停下过夜吧。”

“嗯。”K回应。不一会儿，车辆停留在一片树林边上。我们下车，拿出几个三明治，算是今天的晚餐。

“接下来几天，可以算是休假吧？”我看着K小口小口地嚼着2三明治，漫不经心地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做。”

“是啊，闲的像休假。”

“为什么你不和 G 党的人多说说呢？”我问她。我知道这里面有她自己的原因，她当然不会说。但是，也还是有着些别的原因的。我想她大概愿意和我谈谈。

“你大概听过些关于 S 国的流言蜚语吧？”她抹了抹嘴角，对我说。果然，她大概只会谈及有关国家的问题。

“略有耳闻，但愿闻其详。”的确，我在酒吧里听说过关于 S 国的一些流言。但是，还是听本国的人自己说更加可信。看起来 K 对她的祖国没有什么感情，不爱也不恨。我不觉得她会在里面夹杂太多的主观情绪。

“有人骂我们修也罢，有人骂我们冷也罢，”她摇了摇头，“都没怎么说错。”

“真那么糟？”我笑了起来。看起来 K 终于愿意吐露些真话，虽然和她自己无关。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那么好心，要大老远跑来解放人民？”她又咬了一口手里的三明治，原本有些瘦小的脸颊变得一鼓一鼓的，“很大程度上，直接原因就跟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有关。”

“那个武器？”

“博士没有夸大。我们手里握着的，是毁灭世界的密码。”她挑了挑眉，“要是被帝国掌握，不出一年整个世界会沦为帝国的殖民地，”她又顿了顿，望了望周围，往前走了两步，身影和不远处树林的阴影交织在一处，“要是被 S 国的那几个人拿在手里，就成了有限主权的世界。”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打算？”她此时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脸。

“我的意思是，”她转过身，一双冰瞳里倒映着星光的冷辉，“我们毁了它。”

我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背叛。”

“对谁的背叛？”

“无论是 S 国，还是两位博士。”

“我们的任务的标准，从来不是把武器完美带回去，”她伸手解下盘在头上的一袭银辉，看起来无比自在，“我们的标准只是保证它不落在帝国手里。计划里，可能有各种意外对吧？计划的执行专员是我。报告是我写。”

“为什么？”我艰难地问，“真的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民？”

“不，”她简单地摇摇头，“为我自己。我也不希望自己所处的世界最后成为一个被绝对的力量统治的机器。至少，在绝对的权力不在我手中时，我不希望。”

“为什么和我说？”

“你是计划的执行人之一，我必须和你沟通，”

“不是因为这个。”我看了看她，“你明知就算你当着我的面动什么手脚，我也会什么都不知道。我与 S 国毫无瓜葛，对你们的事只会是袖手旁观。”

她松开把玩着发丝的手，认真地看了看我的眼睛。我也保持着凝视。我们对视了一会儿。我强撑着自己的意志，不让我被她眼中的冰冷吓晕过去。她眼神里的清辉从淡然到盛放，再缓缓凋谢，最终黯淡下去。她忽然软掉了，像个没有力气的人偶；她刚才放下的发丝正散乱地披在她身后，也许连半点风也挡不住。平日剑似的脊背像是被抽走了脊椎，显得那么脆弱。我曾在心底里看见过的那个 K 的幻影，忽然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却又真同幻影一般脆弱，像是倒映在水面上的，被我碰一下就会碎去。

“因为我太软弱，”她低沉地喃喃到，声音接着夜色飘来，轻柔似夜女孤婉的歌，“从小就太软弱。就连这次，也需要靠你才能完成我自己的心愿。”

“软弱？我？”我愣了愣。可我又能帮她些什么？

“是你给了我一点勇气。那天在港口，我看过你的资料，在你上去还钥匙的时候。我羡慕你的生活。你的生活里写满了你自己，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工作，你那么自由地按着自己的意志生活。是你，给了我一点点寻求自由的勇气。”她沉默了一会。“但是还不够。我还需要更多的支撑。现在的我只是想罢了。要是真的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我一定会软弱地下不了手。”

“可我也是个软弱的人，如果不是被卷进来，我这辈子连踏出港口旁那片肮脏的土地的勇气都没有。我就会静静地腐烂在那里。”

“那我们就是两个互相依赖的软蛋了，”她却并不显出什么表情的变化，“那也无所谓。需要的是依靠本身，而不是所依靠的对象。”

我无话可说。也许她是对的。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不是这样呢？爱情，友情，信任，陪伴……有时候明明是两个人，每个人却都只能看见自己。

“之前的话，算数么？”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她的话。我现在很乱，只想结束掉这个让我们两人都被剥去伪装的话题，我现在心中充满了羞耻感。

“算数。你答应么？”

“想好哦。在这里，我们说的话没人听见。也许，这里是最后的偏僻之地了。”

“算数。你答应么？”

她的眼眸里又恢复了一丝往日的冷锋。

“我答应。我帮你。”

“谢谢。”

风吹过。又是一阵沉默。繁星点缀的天幕，给人送来无尽的苍凉和孤独。我们站在原野上，品味着千万年前的时光。K 呆呆地望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看。她在想什么呢？是在想着之后的计划该如何进行？又如何保证我不会泄露秘密？在后悔刚才一时吐露的足以致命的心声？

K，一个冰冷而孤独的女孩，一个软弱而自私的女孩。就像是我。除去她绝美的外表，也许谁都会讨厌她那颗冰冷异漠的心。她不该背负这样的使命，不该是背负了 S 国的重任的人。可她是。这是一场令人窒息的错位。

可我又是谁呢？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嘲讽她呢？我是个同样自私同样软弱的人。我什么都不愿意付出，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人。也许和她比起来我有着还算是和善的外表，可那只是锁住寒意的虚伪的牢笼。错误的把镜子当成窗玻璃，以为看见的都是外面，其实全都是自己。前，后，左，右，上，下，又有哪里不同。我们都困在自己的牢笼。

我本该是一朵腐朽在帝国最肮脏的地方的花。错误的她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地点，遇上同样错误的我。错错错。全他妈都是错。

错的究竟是谁呢？我似乎听人抱怨过，错的，不过是这个世界罢了。但世界当然不会犯错。不管他怎么想，错的只是我们自己罢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就这样就好。我们是错误的两个人，如同我们是软弱的两个人。没有谁来宽恕我们，我们也得不到谁的救赎。能救赎我们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但我们宁愿在错误里沉沦。

无可救药。

我轻轻前进，贴近 K 的身边，轻轻地从背后抱住了她。她身上的温度即使隔着衣衫，在这寒冷的夜里也显得那么温暖。我感受到了这个女孩身上的温度，再一次觉得她并非只是一团不融的坚冰，而是似乎冰冷然而柔软的温雪。

K 没有做出任何抵触的反应，任由我就这样抱着。心底里的情感在不断滋生不断蔓延，我想起我们初见时她那一身的凛冽，想起在家中的第一个夜晚的近乎沉默，想起第一次行动时她的干练，和那之后的闲聊中流露出的些许异样。我们被错误丢在世界的角落，于是竟看见了彼此原本准备藏匿永远绝不示人的一面。这也是个错误。

我贴近她的耳朵，很想对她说，可是被一股莫名的情绪扼住了咽喉，久久开不了口。最后，我只是轻轻地在她耳边的发丝上吻了吻。

“回车里吧，该睡了。”我松开了她。K 似乎这才回过神来，慢慢地跟在我身后回到车中。

玻璃窗滤过后的星空，失去了原本的光泽，黯淡得在眼前留不下什么痕迹。我躺在座椅上，身下传来舒适而安逸的触感，我闭上眼，准备入睡。手随意地搭在一边。渐渐地，模糊中，我觉得手上传来一丝温暖的触感。我朦胧中睁开眼，K 轻轻地把她的手搭在我的手上。睡意被某种朦胧而暧昧的情绪冲淡了，我静静地看着那只修长洁白的手，想象着她在北方的雪国里曾经历的岁月，和她那颗心所曾受过的苦难。也许刻骨铭心，正如凛冬烈风；也许平淡，却不容半点挣扎，无声地沉溺。我微微侧头，触碰到她眼角的余光。

“我们，算什么？”我轻声问。

“共犯。”

“犯了什么？”

“背叛之罪。怯懦之罪。”

“那，你介不介意和我再犯一种罪。”

“什么罪？”

“一种，不会为世人所容的罪过。”

我把脸贴近她的面前，在扑面的幽香里，缓缓闭上了眼睛。

一秒。也许是两秒。也许是永远。然后，唇上传来了、一如她的手掌般温暖的气息，带着微微的湿润。再睁眼，她已回到先前的模样，躺在椅子上看着我。光线太暗了，我看不清她的脸颊的颜色。

我开心地笑起来，躺回自己的位置，把她的手紧紧握住。

“我们才认识几天。”K 也不看我，很平静地说。

“有什么关系。反正都错到如今这个地步。”

“我很冷淡。你能一直忍受么？”

“你不会，”我捏紧她的手，“你已经融化掉了。”

“为什么？因为我长得漂亮？”

“是，不仅是。”

“那是什么？”

“不知道。也许是同病相怜？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K 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最后轻轻地说，“我也不知道。”

于是我们重新沉默下来，手牵着手看着窗外，沉沉睡去。

我久违地做了个梦。梦里，地球旋转着旋转着，蓝色的海洋之中，忽然溅起了一朵银灰色的浪花，一下子成了一股银灰色的波涛，接着是汹涌的浪潮，银灰色渐渐漫过地球的表面，最后把它全变成了金属的色调。冷漠，光泽。是了，现在的地球变成了个坚不可摧的钢球，掌握着牢固的力量，展示着她近乎完美的身姿。

看见地球变成这样，月亮伤心得快要留下泪来。可是月亮不会流泪，她的眼泪早在不知多少万年前替地球分担从宇宙来临的天灾时流干了。月亮无声也无泪地哭泣着，从地球钢面如镜地外表上，反射出自己难看的悲哀面容。坑坑洼洼，像碎掉的千万个梦。

于是月亮停止了悲哀。可她也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留下？地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离开？自己又能去往哪里呢？

就这样犹豫，就这样徘徊。等待着引力最终把自己拉向地球冰冷的怀抱，做了他在这冰冷宇宙里的陪葬。

有些不甘啊。可月亮又能做什么呢。月亮那么弱小，只能颤抖着盘旋在地球的周围。

月亮就这样留下，却扭过了头，从此不再看望地球的方向。现在，和偶尔路过的彗星交谈几句，是她在静默地走向死亡途中唯一的乐趣。

银河系里有多少个地球？没人知道。但，想必是不多的。不过现在可以算作珍贵的地球终于成为了那其他绝大部分的冷漠的死星中的一员了。

当我第一缕晨光唤醒时，K 还停留在睡梦中。她很少会醒得比我晚。不愿放开她的手，就这样软软地继续握在手心里。

时间还很长。我们有着足够多的时间浪费。可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等待着她的醒来，等待着她告诉我接下来还有什么事该去做。我沉默地望着窗外。天空正从紫色慢慢变得昏红。

太阳还藏在云朵后，只是过于强烈的光线暴露了它的位置。当它终于挣扎着从云后爬出的时候，橘黄色的光线立刻自天边扑面而来，拍击在车窗上，金色的辉光四溅开来，一片洒落在车窗的边框上，晃得我的眼睛闪了一下；一片溅入车内，把里面铺满了橘黄得光亮；还有一片调皮地溅到了 K 的眉上，在黑色的纤细间轻盈地跳动着，把她弄得微微焦躁起来。她动了动眉毛，微微呼出一口气，醒了过来。

“早安。”松开握着她的手，我把准备好的开水递给她。

“早安。”她接过，喝了一小口。

“今天，有什么安排？”我懒懒地问。

“我们还是不能进入 U 区，这一点没有变。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么？在 Q 区里的。我们可以去转转。”

我茫然地摇摇头。

“我没离开过港口一带。”

她拍了拍方向盘，想了一会儿。“我有个地方想去。”

“哪里？”

“花谷。”

K 把有些泛黄的地图摊开，细细地看了一会儿。“现在是七月，正是花期。”

“你说的那个听起来就玄乎的地方在哪儿呢？”我把头凑过去，半天也没找到她说的地方。

她伸出手，在地图上指了一下。我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这里，应该还有着一个小村落。村后面有山谷，是乘凉的好地方。”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K 伸手捻起掉落在地图上的一个发丝，“在酒馆无聊的时候，听中尉说的。他说帝国和我们的国家比起来，地理位置实在是优越太多了，接着就举了一长串的例子。这片山谷，也被他提到过。”

“那他又是怎么知道这鬼信息的？他又不是帝国 Q 区的山民。”

“你知道的，他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条情报是他们无聊时窃听帝国的文旅部门时得到的一条极其无用的信息，当时那些部门的人正在讨论把这片山谷开发为旅游区的可能性。”

“我很好奇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的人会热衷于这些鬼东西。”

“哦，中尉对这个大概也不感兴趣，只是每个月要得到的情报数量有个指标，那几天我们在其他部门的情报工作有了点小困难，这是他为了指标凑的一条情报。”

见鬼。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了。

车辆开进山谷前的小小村庄时，也不过才正午时分。也许是经常会有人自己来这里度假的缘故，这村庄里有专门迎接客人用的客栈。当客栈的老板要求我们出示相关证件时，K 简单地用一把钞票代替了证件。老板似乎也很乐意。

“你的任务经费还真充足。”

“要知道我们的工作里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用 money 获取信息。”

我们在客店里放下行李，简单整理了一下东西。最重要的，博士的信，还有 G 党书记的信，都完好无损。

“这任务可真悠闲，”我躺在客店软软的大床上说道，“我还一度以为会是一路艰辛寸步难行。”

“我们还没真正进入帝国。你住的那片港口，这里，都并非帝国真正掌控的地方。等进入 U 区后，要更小心些才是。”

“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度假，不怕身份被暴露？”

“帝国的人查不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也是。才懒得管。这可是 K 好不容易用敷衍了事的态度争取到的悠闲。

被绿色簇拥的山谷，格外寂静。除了我们，这里并没有别的游客。自从 S 国的军队压在边境线上以来，整个帝国都笼罩在了阴云里。现在那些曾不可一世的帝国豪族都蜗居在自己的宫殿里祈祷，盼望着 S 的大军到来时还能给自己保存下一点财富。生意的不景气，也许是老板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的缘故罢。

往里面走几步，一条小溪浮现在路边。两边开满了小小的野花，有白色有黄色，都是淡淡的。夏天在这里褪去了一向浓烈的妆扮，只留下薄荷般的清凉。K 四处张望着，时不时俯下身，认真地打量着花朵儿的形状和花瓣上的纹路。

“北国，没有这样的景象吧？”

“没有。这是独属于南方原野的景象，盈满了浓密而细腻的生命。北方的生命，往往更稀疏而粗犷。”

她似乎对每一个草丛都保有着童年时的好奇。一头银发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晃来晃去。

“这个是三叶草么？”她在一片低矮的绿色前停下。

“是啊，”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很常见的植物吧。”

“雪国里可没什么常见的植物，不过我倒是听说，要是找到四叶草的话，一定会交上好运的。”

她还相信四叶草的故事？我愣了愣。那个冷峻的 K 到哪里去了？我面前的仿佛是个童真的小女孩。我怔怔地看着她，想知道这突然的反差从何而来。K 没在看我，她低下头专心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四叶草，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我脑海里不断闪回着过去的 K，那个冷冷的、干练的家伙。而现在她正蹲在草丛里寻找一种几乎不会存在的东西。

到底哪个才是她？我又想起星空下她软弱的眼眸，想起那个黑暗里温润无声的吻。这一切太过繁杂纷扰，全都密密地挤在我的脑海里。

“没有呢。”她失望地叹了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回头看向我。

“谁知道那种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是啊。”她似乎是在赞同我的话，又像是只不过是符合。我这是才从她的眼眸里捕捉到一丝淡淡的迷茫，一丝欢愉后的空虚。

“走吧，继续往里面走走。”我对她挥了挥手，继续往山谷里面走去。她跟在我的背后，仍像之前一样好奇地东看西看。

当夕阳拂上远山的眉梢，用光晕给她披上一件华丽的嫁衣时，我们悠悠地从山谷中漫步而回。

“开心么？”

“开心啊。”K说。“看了好多北国永远都不会有的景色。也许这就是南国的魅力吧。萌发的旺盛的生命，永远不屈地面对自然。”

我知道后两句话不过是教科书式的胡诌。夕阳就在我们的面前沉下去，还残留了一般的山的外面，不过也正就一点点黯淡了。昏黄的光线蕴满了这片原野的大地，奏响一曲呼唤人们回家的萨克斯曲，金黄色的音符从田间一直飘散到天空中，知道云背后显露的夜色为它画上休止符。

K的脸也藏在这辉光里。今天她开心，我知道。这实在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我刚才想问的，不是这个。我想问她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可是我想也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答案。为什么呢？是在自然寻回到了本真的自己么？然而所谓的本真的自己又有多少成分不过是一头野兽呢？又或者是压抑了太久后的放松？

我无从得知。但当我现在从她藏在余辉中的脸上隐约感受到那仍残留着的一丝迷茫和空虚时，又仿佛抓到了答案的一丝线索。也许今天不过是一场放纵，一场只为欢愉的欢愉。就像那些夜夜笙歌人生几何的人们一般。现在酒会散了，酒要醒了，她的脸上才会显出那种表情。

夕阳的余辉最终消散了，仓促地从这边往山那边爬过去，连唱一首挽歌的时间都不给人留下。她脸上的虚空直直勾连到漆黑的夜空，让我觉得苍穹中某种悲凉在俯瞰着苍生，空虚是她的泪痕。

几天过去。我们离开了山谷，回到原计划的轨道，平稳地接近U区。指定的交接假身份的地方在U区外的一个小村落。整个过程格外简单，我们只是到一个地方取了个小小的包裹。伪造十分成功，我们登记入城时没有受到半点怀疑。

车辆驶入U区后，路面一下子变得宽阔明亮起来。两边种满了高大的树，开了不一会儿，视野中出现了高大的城市区。

“要到了，”K望了望那些拔地而起直破云霄的高楼说，“帝国最繁华的地方，掌握着金钱与权力的人们的天堂，穷苦人民最后寄予自己的希望的地方。”

“任务是怎么安排接下来的行动的？”

“这里是个资源丰富而行动相对便利的点，再前进进入I区后就不大可能自由补充所需物资了。我们要把最后行动之前的一切准备都在这里完成。”

“大概有哪些？”

“首先我要联系上指挥部，汇报一下工作的情况，顺便交换一下最新的情报。现在帝国的情况瞬息万变，我这一个星期之前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

“还有呢？”

“准备好一切在I区可能用上的重要物资。”

“还有？”

“最后，简单了解一下G党在本区内势力复苏到了何种程度，以便我向组织做汇报。”K撩了撩长发，挑了挑眉，“不过，还可以加上一点，是我这个任务专员自己发布的任务。”

“什么？”

“好好地享受享受这里的生活，”她把脸凑到我的跟前，挑逗地摸了摸我的下巴，“我很期待。”

“不务正业。”我拍开她的手，“感觉你总是在执行任务时掺杂了巨量的水分。”

“在这里就该这么行事，”她自信地说，“鬼鬼祟祟反而招人怀疑。我们进入的是敌人绝对掌握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一旦被发觉绝无任何抵抗的可能。一切顺其自然地行动，记住，我们只是一对来旅游的。”

在酒店放下行李。“首要任务，我得马上联系上指挥部。”K刚扔下行李，就站起身来准备动身。

“可是那要怎么办？”

“我带了无线电通讯设备，还扔在后备箱里，”她简单地回答，“所以只需要把它弄进来。”

不一会儿，她提着个小箱子走进来，坐下，噼里啪啦地敲打起来。她又找出书记写给她的那封信，琢磨了一会，继续劈里啪啦地打字。看起来她胡编乱造这方面是个老手。很一会儿，她才停下动作，懒懒地伸了伸腰。

“搞定。组织上没有对我们这次行动未能取得G党的支持而表示什么遗憾和不满。”

“哦？这么洒脱？”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G党心中的形象有多低，”K嘲讽地笑了笑，“说到底就算我再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也不见得就会有什么成效。”

“情报方面如何？”

“很诡异，”K收起了笑容，微微蹙了下眉，“明显有一股势力在暗中活动。这段时间来，平民间的各种聚会举行得格外频繁，应该是有谁在策划着什么。”

“G党有动作？”

“应该是。”K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给了他们一个信号那就是S国不久就会动手。但是他们虽然厌恨帝国，但是也绝不会把自己的国家主权交给别人，做一个可悲的傀儡。G党在反抗，他们要打破这种局面，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帝国已被S国打得几乎奄奄一息，而S国又还没来的及掌控整个国家的时候，先一步夺取政权，抹杀掉S国一切继续出兵的借口。”

“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办法。S国的军队仍能继续踏平这片土地，只要你们上面的人愿意。”

“是的，但是这几乎是G党唯一的选择。他们的力量太弱小，无力做武力方面的真正的抵抗。”

“所以，他们行动起来了？”

“他们应该是在组织人员，准备在传来前线溃败的消息时发动叛乱。”

“你之前说我们的任务包括调查本区域内G党的活动。”

“是的，”她叹了口气，“所以麻烦大了。”

“怎么办？”

“办不了，这座城里的人们在觉醒。只凭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完全查清楚现在活动的具体细节。我们要做的，只是把握住一个大的轮廓。”

“什么轮廓？”

“这座城里，到底有多少人醒了，又有多少人快醒了。”

“怎么办？”

她从板凳上站起身，潇洒地披上一件外衣，“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是的，我们现在无比贴近人民群众。但是这么说也有些别扭，因为我自己也是个人民群众。我们正坐在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馆摆在外面路面上的桌椅上，等待着老板端上我们点的菜。四面都坐满了人。

“这里，多少有些说真话的人。”K抓起放在桌子上的啤酒，倒了一杯，喝了起来，“也许会藏着些有用的信息。”

“搞情报的怎么老是和酒馆这种鬼地方搅在一起。”我学着她给自己倒了一杯。

“干杯。”

“干杯。”

四顾一圈，细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人群。角落里坐着些表情麻木的人，和我们一样点了极少的菜和大瓶大瓶的啤酒，闷闷地往最嘴里灌。几个酒疯子开心地划着拳。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和曾在贫民区地酒馆里所见的也没什么不同。然而我正觉得无味，一队切切私语的人却引住我眼角的余光。我扫了一眼K，她显然也注意到了那可疑的两人。他们虽然坐在这里，却不像是在借着酒精寻欢作乐，是不是还紧紧皱一下眉头。

“.....必须行动。帝国的反扑也就要到来了。我们派遣在那边的负责人.....”

“明白。等最后的命令.....”

“你那边的宣传做得如何？”

“很不错。.....大家的志向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国家和自己都更好。”

.....

我看了看K。她好像已经对那两人失去了兴趣。

“怎么评价？”我问她。

“目前看来，这样的势力不足以对S构成威胁，”她摇了摇头，“谁都不满意这样的生活。然而愿意改变的人还是太少。更多的人就只不过是躲在墙角里喝喝酒罢了。”

“我们又何尝不是饮酒的人，”我对着她晃了晃手里的空酒瓶，“我们也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办法。”

“是啊，那说得对。”K抓起杯子，饮干最后的残酒。

喧闹声仍然笼罩着此处。肮脏杂乱的灯光晃在灰溜溜的路面上，看起来更加阴沉，酒店门里面还不断传来激昂而低俗的乐声。里面也许有人在跳舞。K起身，去里面结了帐。我躺在椅子上等她，忽略掉了已经听得腻烦的人声，竟也从嘈杂喧闹一片里，听见不远处阴沟里老鼠吱吱吱的叫声。也许还有水滴从二楼滴落到地面上时微微的响声。K回来了。我也就起身，和她一起慢慢走回我们住的酒店。

如同我们初次执行任务的那个夜晚，我们到达时，已经是深夜了。洗完澡，我摸了摸她白色冷艳的俏脸，轻轻吻了一下，也就进入了梦乡。

又是一个清晨。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阳光没能进到房间里，却送进来了它的温度。

我睁开眼。K已经起来了，正对着她那台机器敲击键盘。床头柜上摆放着一杯水。我摇了摇头，还残留着些许的晕眩感。昨天喝得有些太多了。

“你怎么写的报告？”我懒得起床，换了个姿势趴着。

“帝国内部随时可能暴动。一旦我们突破边境线，帝国内部就会自然土崩瓦解。”

也似乎的确是这样。只不过暴动的人民大概也不太欢迎S军。“今天的任务？”

K似乎忙完了，敲出响亮的一声后站起身，坐到了我的旁边。

“消费。”

“消费什么？”

“进入I区后，你觉得我们得准备些什么？”

I 区，帝国的工业核心基地，可以说是帝国的生命所在。如果说 U 区更像是一片水泥的森林，I 区则是钢铁的森林。里面居住的人员比起 U 区少得太多。我们应该是作为新招募的工人的身份进入。那么，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受了极大的限制，几乎不能离开我们所待的厂。

“绳索，足量的为更后面的行动准备的食物和水。”

“差不多，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東西。进入最后的 C 区的手段，的确连组织上也没什么稳妥的办法。最后必须靠我们自己用些特殊的手段。”

那就走吧。我们换上尽量低调的衣服，走出酒店。

购物的地点选定在一座购物大楼。买完所有必需的物资，下楼时，忽然看见一家卖酒的店。我想起昨天晚上在酒吧里喝的一瓶啤酒，想起了贫民区里的那家破破烂烂的酒馆，想起了老板在柜台后摆上的那一面的红酒。我忽然心中动了一动。我算了算自己还剩下的钱，决意尝试一下。

“K，我再买点东西。”我拉着她，进到卖酒的店里。略略犹豫之后，选了一瓶看起来最顺眼的红酒。反正我也不懂，不过想着也不知道进入 I 区后还回不回得来，最后尝试一下。K 似乎并不打算阻止我。

返回酒店收好东西，一天又已过去。我趴在窗户看着外面，夕阳在这座城市里被肮脏的天空肆意地玷污着，发出浑浊而令人不适的昏黄的光，同弥漫在城市里的雾气纠缠在一起；远处的主干道上挤满了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传到我这里是，只剩下最后一丝气力，像个将死的老人的呼吸。

U 区和港口相同又不同。港口的天，无论如何总归是蓝色的。那自然是临近大海的缘故吧。可这里的天永远是那般的污浊，布满了从城市里飘起的尘埃。可向下看看，这大街小巷中，又真正有多少不同呢？老鼠同样爬满了阴沟，穷人的孩子同样拿着破碗跪在路边乞讨着，同样有行色匆匆的小偷从小巷里跑过。哪里也都一样。我看过港口的罪恶。我还没有亲眼看见过这里的罪恶。但它无处不在，我即使现在仅仅只是趴在窗台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从现在的我目光所不能深入只能在入口处略略扫过的那些幽深的巷子里，传来的腐朽落寞的气息。这些巷子就如同人的指甲缝一般，细如丝线也绵长如斯，是这座城市藏污纳垢的地方。巷子连着巷子，巷子连着巷子，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罪恶的网，把这城市包裹起来，于是你说不准这究竟算是人们的罪恶，还是这座城市的罪恶。你也说不明白，为什么看似苍蓝色的天空和污浊昏杂的天空，都同样是笼罩着罪恶的城市。

夕阳终于沉下去了。我拉上窗帘，房间一下子变得昏暗起来。我不选择开电灯，而是拿出一枝蜡烛，把它点燃后放在桌上。火光微微摇曳着，起先有些飘忽，似乎随时会熄灭然而渐渐变得稳固，虽然仍旧一时强一时弱，却让人觉得它一定不会熄灭。橘黄色的暖意洒满了房间，就连那些没用被火光照亮的仍然黑暗的角落，也仿佛充满了温暖，像未出生的胚胎在子宫里感受到的那种温暖与黑暗，让人无比心安。我浑然忘去了这些天来的种种担忧。K 坐在桌子另一边，白色的长发垂落下来，但是并不是岁月的松散着，而是乖巧地全都沿着背后的一线垂落。她一向苍白色的脸如今也蕴满了温暖，嘴唇失去了凉薄的韵味，倒像是餐前用来开胃的橘子一般诱人。我把白天买的红酒和两个高脚杯放在桌子上。玻璃的瓶身和杯子映着蜡烛的光亮，散发出独特的光辉，与瓶中液体那深红浓郁的颜色恰到好处地混合在一起，还没打开酒瓶，就先在朦胧里醉了一分。墙壁上的影子也变得虚幻起来。我把开瓶器旋进瓶塞，转了两下，轻松打开。酒香溢出来，浓郁，还带着些微的刺激感。两个杯子我都倒上了一半。是不是该醒醒酒？我就把两个杯子静静放在桌上，把酒瓶塞好后放在了桌脚边。K 一直沉默地看着我，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

“醒醒酒，聊聊天。”我把酒杯推到她的面前，示意她先别急着喝。她似乎根本就对这酒没太大兴趣。

“s 国应该很少产葡萄酒吧？你们连葡萄的原产国都不是。”

“当然。我们那里多的主要是蒸馏出来的酒，透明无色，不细分似乎和水也没什么分别。”

“你喜欢么？”

“不，那太烈了。我连啤酒都还没习惯。”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原本冰蓝色的眸子现在沉醉在这橘黄与沉红的海洋里，显露出梦幻一般的紫色，像是镶嵌在梦境最深处的宝石，让人情不自禁想要亲吻。“那这半杯酒对你会不会太多了？”

“我还没那么脆弱，”她挥了挥手，“我陪你喝完这半杯。”

又等了一会儿，杯子里传出的刺激性气味渐渐变得淡了。我抬起酒杯，轻轻地喝了一小口。差不多。我向K举起杯子示意。

“你的眼睛真美。”隔着玻璃杯看了一眼，我再次由衷地赞叹道。

“你也很美。”K也向我举起酒杯。我们在空中轻轻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小口。她纤细的手指把住酒杯时显得极为优雅，慢慢地摇晃着深红色的液体。

我笑了笑，很想反驳一下这种互吹的行为。“是吗？那你觉得我哪里美？”

“你的黑色的长发。你的黑色的深邃的眼眸。你的纤细而有力的腰肢。你的全部。”K毫不迟疑地回答。虽然这回答真是要多老套有多老套，可它一旦是从K那双微微颤动的、因葡萄酒而更添了一抹暗红的诱人嘴唇里说出来时，就那般撩人心弦。也许我真是个肤浅的颜控。谁又说得准自己真是百分百超然于世的呢。

“那L小姐又觉得我是哪里美呢？”她眯了眯眼，也笑了起来，“可别回答跟我一样的答案喔。说一样就好了。”

“那我可纠结了，无论是你的银发还是你的冰瞳，都实在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美丽。”我发自真心地对她说到。

“那，你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我的么？”K不依不饶地问。

“我们似乎讨论过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想起了那个夜晚，和那个有些温度的吻。

“可我觉得我们不像是恋人，”K幽幽地说，“所以我才想知道究竟是哪里有些不对。”

我愣了愣。“我们拥抱过。我们接吻过。我们牵手过。我们一起吹过风，一起看过景，一起逛过街。只要你愿意，我们马上也可以……”

“我不是这个意思，”K红着脸摇了摇头，“谁和你说那个了。我只是觉得，缺失了一种澎湃的激情似的东西。我老觉得应该是少了点什么，可又不知道少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爱情里透着一股刻骨的寒意。”

刻骨的寒意。我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刻骨的寒意。

是的，她没有说错。

“如果没有这份刻骨的寒意，我们就不会相爱。”我叹了口气。“我们还得感谢这份刻骨的寒意。”

K凝视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也许是。”

我们都沉默下来，心底里想着彼此的事情。我爱上了K，也许是因为她的外表，也许是因为她和我相似的内心。总之，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可我们的爱情又是这样奇怪。没有那些所谓的怦然心动，没有那些情侣间的打打骂骂情情爱爱撒撒娇娇。我们只是沉默、沉默、喝酒。可我们又都觉得彼此还爱着彼此。

我们真的相爱么？我们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服彼此我们相爱着呢？我看着K，K看着我。

我提起酒瓶，又给自己倒了半杯。K的杯子里还剩了很多，我想她大概是不太需要继续喝酒的了。“好冷的爱情啊。”我叹了口气。

烛光越发暗淡起来，又从较为稳定的状态重新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最后轻轻地熄灭了。我们都陷入在黑暗里。可我们没有谁开灯。我站起身，重新拉开了窗帘。外面的景象映入眼

帘，不少人家都还仍然亮着灯，从窗子里透出白色的明丽的光。K也走了过来，贴在我的身后。风从窗外吹进来。虽然还是炎热的盛夏时节，午夜的风却是凉爽微冷的。

我侧过头，第无数次看着K的侧脸。我爱她，我知道。可当我这样看时，我又并不觉得心里有升起一股怎样的热流。她的侧脸因酒显出微微的红色。我伸出手抚摸着她的脸颊。她什么也不做，任凭我的手在她的脸上游动着。

我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外面人家的灯火一家家熄灭了。

“就这样吧，也挺好，”我艰难地说，“虽然怪异，但也许是最适合我们的方式。”

K转过来，主动抱住了我。我再一次感受着她的体温。“这样真的好么？”她低声问。

“我不知道。但我也不知道怎样才更好。”

K吻了吻我。她身上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酒香，从每一寸肌肤下面飘然而出。

“我爱你。”她撒娇似的贴着我，“L，我爱你。”

“好好好，我也爱你我的K大小姐。”我任由她抱着。可她却一点没有松手的意思，越抱越紧，脸上微微的红意此时已经化作了潮红。

完蛋。她醉了。可我还从来没有照顾过喝醉的人。

“好啦好啦大小姐，我们该睡觉了。”我摸了摸她的头，尽量用温柔的语气和她说道。

“不嘛。”她又用一种无比娇媚的语气向我撒娇，一点没有松手的意思。我又看见了那天在山谷里那个K。见鬼。

“要是不睡觉的话，明天就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哦。”

“任务？”她歪了歪脑袋想了想，再摇了摇头，“明天本来就没有什么任务的啊。我们要在这里痛痛快快地玩几天呢。”她微微减少了手上的力度，仍不松开，忽而坏笑起来，“不过，你要是那么想休息的话……”

我有一种微微的不妙的预感。K放开我，转身拉上了窗帘。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浓郁的黑暗。我听见一阵衣料摩擦的声音。接着，K再次贴了上来，给我的温度比上一次更加炽热。

“人家才不要什么冷冷的爱情……谁会喜欢那种东西……要爱我，就彻底一点好不好……”

她一边低声呢喃着，一边不断向我逼了过来。我无处可退。一步步后退，最后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她轻轻地贴了上来，趴在我身上，轻轻咬了咬我的耳朵。我外衣的第一颗扣子被解开了。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我也许可以反抗，但我丝毫不想反抗，任凭她自由地行动着。最后，我不再有任何阻隔，直接感受到她炽热的躯体。

“你竟然还没融化掉。”我摸了摸她柔滑的背。她的身子微微颤了一颤，嘴唇不再局限于我的耳边，肆无忌惮地游动起来。见鬼……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她仍然睡在我的旁边。我把被子搭在她的身上，自己起床穿上了衣服。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摆脱冰冷的第一步。也许K并不喜欢我们之前有些疏离感的爱情。她均匀而细微的呼吸声是这房间里唯一的声响，抚平了我起伏的心海。我坐在椅子上，像往日她对我那样，给她倒上了一杯热水，等待着她醒来。我这才感受到前几日每天早上时K的心情，痒痒的小小的期待。难怪她会那样对我撒娇。我自责地揪了揪自己，把窗帘拉开了一丝缝，以便阳光帮我温柔地唤醒她。

我这才明白过来，我们之间冰冷的人只有我自己罢了。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才从好转过来的又搞得有些尴尬。K也许是想我与她亲热的吧？可我一直与她把握了一种微妙的距离。她也没有办法完全放下自己平日的外形，对我做出那种撒娇的行为，只有借着一时的酒醉，才能说出自己一直想说的话。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太阳又升起来了，温暖再一次笼罩着我，就像昨晚那样。我身上虚伪的外壳被融化殆尽。可我这时仍感到一股冰冷，挥

之不去，死死地纠缠着我，不让我的心灵得到彻底的欢愉，无论何时都混杂在里面，总是在欢乐即将结束时一下子冒出来，把所有的欢乐都化成一样的空虚。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也许我得和 K 谈谈。我能表现得很爱她，我也真的很爱她。可总是有一点点不对劲。我的心里，的确有一丝刻骨的寒冷。我不知道那时何时刻在那里的。可我也真切地觉得，没有这一丝寒意，K 绝不会爱上我。她说她羡慕我之前的生活，羡慕我的自由。但她绝不仅仅是因为那样而爱我。要是那样的话，我仅仅只是对他而言如同偶像一般的存在，绝没有真正打开她的心房。这有可能，是这丝她从我的身上找出的刻骨的寒意，同她心底曾感受到的某些东西契合在了一起。北国的少女，渴求着温暖，却仍旧摆脱不了自己生于冰雪中的魂灵。

还是个错误。一切都还是个错误。我们的错误给了我们以荒谬，于是成就了我们的虚无。我不知道这算什么。我们被巧妙地夹杂这个世界的喧闹繁杂生乐哀哭以外，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世界这个大舞台之外，还有很多冷眼旁观的人。不过这些人也从不大声交谈，他们更多只是默默地看着。大声喧哗，要么是台上的小丑，要么是想上台而不得的小丑。很幸运，在观众席上，我的旁边是 K。

我现在真切地感受着未来的迷茫。不要说多久以后，我连 K 醒来后该怎么办都很犹豫。我们的关系毫无疑问地是升了一步了。那接下来我该表现得怎么样？更好地做一位温柔的恋人？还是如同以前一样？

我不知道。我谁都想做，我谁都做不好。也许最后就是沦落为一个四不像的吧。

K 洗漱完毕，最后在无线电设备上敲打了一会儿，等到传来回信，确认完毕，便把它拆了个粉碎，哗啦啦地倒进了走廊里的垃圾桶里。她提了提我们的几个行李箱，打开看了看，把那两封最重要的信件藏在特制的隐蔽夹层里。所有武器全部销毁，我的腰带则被幸运地拆分开，也留在了夹层里。我表示极大的感激。于是我们的行李看起来，几乎全部是食物和衣服，还有一点儿洗漱用品。手电之类的想来应该还是能同通过检查的，都放在里面。我们收拾完毕，向 I 区进发。

I 区大门的士兵拿着我们的工厂的雇佣通知看了又看，对着我们的行李翻来翻去，却一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我难以猜透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感觉他只是无意识地重复机械的动作，根本没有在看。他身边的同伴似乎也同样如此。他们铁灰色的冰冷的枪低垂着挂在肩上。然而他们还是一直在翻来翻去，也全然不管哪里已经翻过了好几遍，哪里又还完全没有检查过。我们后面还排着一串长长的队伍，都是要进入帝国的工厂工作的工人。那些来自原野的怀着梦想的少年，要是没有在 U 区的纸醉金迷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缕云烟袅袅，最后也不过排在这样的队伍里，成为一具满脸刻着茫然与悲凉的躯壳。士兵似乎觉得自己做得足够到位了，合上我们的箱子。看起来他完全没有对我们过量的食物携带起什么疑心。又或者他才懒得管？也许他也感受到帝国这座大厦将要崩塌的征兆。他把箱子递给我时，我对上了他灰色的目光。这时我觉得他的脸有些熟悉，想了一会儿才发觉他就是那天坐在酒吧里喝闷酒的几个人之一。但当我想起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坐上工厂派来的大巴，我隔着车窗最后看了一眼这位素不相识的士兵，他仍然低着头在另一位工人的箱子里胡乱翻着，枪也仍旧低垂着。

我和 K 的身份是一对从港口一起来打工的人。因为港口本身的人群的复杂性，检查身份的人也只是对 K 的独特外貌多问了几句。虽然她一副 S 国人的长相让我们厂里的帝国特派的监督员十分在意，但似乎其他人都表示了一种独特的淡漠。我和 K 被分在最后一个房间里，恰好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管理人员亲切地告诉我们，这还是那位监督员的特别关照。

第一天听完了要在这个厂里做的事和注意事项，已经很晚了，没有做活，直接回到宿舍里。洗漱完毕，K 爬到我的枕边，神情看起来有些不那么放松，仍挂着她那种执行任务时的冷峻。

“有些问题。”她低声说。

“怎么讲？”

“我们被安排到了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在我们的原计划里甚至都没有打算做得这么顺利。显然厂里帝国的人已经对我们起了疑心。”

“因为你的长相？确实是很容易。不要告诉我你们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考虑进这一点。”

“考虑进了，但我们最后认为影响不大。我们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要立刻动身寻找进入 C 区的办法，事不宜迟。”

说到这里，K 起身，示意我收拾好刚刚才打开的行李。她想打开厚重的生锈的铁窗，但一动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她费了老大劲才给那窗上好油。这时我已经打包好了我们全部的东西。为了行动方便，箱子废弃不用，转而全部装进工厂刚刚配发给我们的用来运转货物的背包里。我和 K 一人一个背包，刚好。我们贴到窗边，等待着午夜零时的到来。

K 谨慎地不断朝窗外张望，以便确认我们的安全离开路线。在这里逃脱追击似乎格外容易。外面到处是错综复杂的管道和梯子，一片钢铁构成的立体城市，数不清的通道彼此交错，而且大多都伴有一盏照明的灯，却并不很亮，看起来像是在黑夜的交融里被染成了幽幽的绿色。目之所及内看不见守卫。这也是自然的，I 区里大多数是工厂，居民区分布极其散乱而复杂，有的甚至和工厂混杂在一起难以完全区分，根本没有大规模驻军，只有几支轮换着负责这里的小队。这里虽然是帝国工业的核心，帝国保护他的方式却是外面那一圈厚厚的城墙。驻军在这里根本开展不了平日的工作，帝国对这里派遣的监管人员都是类似于情报工作人员的人。

十一点五十五分。我们屏息凝神，等待着行动的一刻。这时，忽然听见走廊里极轻微的响声，接着门缝里闪过一丝阴影。

有人。K 对我做了做手势。大概率是那位监督员带着几个士兵准备对我们动手了。果然，他敲起了门，“两位小姐，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们休息。请接受我们例行的搜查。”

我们不再迟疑，翻身跃出窗户。我把 K 牢牢抱在怀里，腰带发出的钩索死死钉在墙上，迅速从半空中降落。我们平稳地落在地上，立刻向着最近的、足以遮挡视线的通道里跑去。没入通道的那一刻，几颗子弹打在我身后的地面上，擦出几颗红色的火星。警报响了起来，一些没有注意到的藏在角落里的灯也都亮了起来，瞬间我们这片厂灯火通明，刺眼的光亮混合着刺耳的警笛声在天空里张牙舞爪，叫嚣着要把我们撕碎。可他们派来抓捕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而这座工厂的结构又过于复杂。我们沿着各种通道一路狂奔，接近工厂的围墙，借着我的腰带顺利翻过去。我们离开了这座工厂，置身于工厂与工厂间的通道里，道路瞬间变得开阔而易行走了许多。K 似乎早就知道了应该行动的方向，带着我极有目标地往一个方向狂奔。

“去哪儿？”我问。

“I 区的被遗忘之地，废弃厂区。”

我没有想到，这座看似会永远明亮的钢铁迷城里，竟然也有着夜色的存在。我们到达的厂区完全陷落在黑暗里，看不见半点光亮。杂草已经爬满了门边，也把它挤得歪歪扭扭，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倒下。我们还是翻墙而过。没入黑暗之后，K 打开手电筒照亮。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厂房的平面图。我们爬了几楼，走进早已废弃的宿舍，打开水龙头，惊讶地发现水的供应并没有停止。我们又试着打开电灯，灯闪烁了几下也亮了起来。

“还不错，看来并没有完全成为废墟。”我略感欣慰。K 又把电灯关掉了，“少留下有人活动的迹象。”

“他们不会追到这里来？”我一边用水清洗着满是灰尘的床一边问。谁都不难猜到这边是个极佳的隐蔽之处。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没有办法，”K说，“这里太大，他们一时半会儿搜查不完。而且，我想这里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搜查目标。”

“那是哪里？”

“你想想，我最有可能是来做什么的？那个监督员不会知道秘密武器这么高级别的机密。对于他而言，目前帝国最潜在的危机是什么？”

“你是说G党引发的内乱？”

“是的，他们一定是把我当作S国派来的和这边的G党地下组织成员联络的人。外人并不知道我们两个组织关系不和。在他们看来，我们同是红色的邪恶。所以，他们的第一搜查目标一定是I区里的那些居民区。光是搜寻那里的地下组织就足够耗费掉足够多的时间。”

看来我们是暂时安全的。我们度过了一个温暖而平静的夜。

第二天醒来时，阳光已经顺着沿着窗户爬进屋内的藤蔓流淌了进来。我揉了揉眼睛起身，终于能在日光下好好打量一下这片废弃之地。K不在我身边，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我想她不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拉开窗，眺望着整片厂区的景象。

我终于在这里觉到一种末世的荒凉。我觉得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再无力也无心维持人类对于自然的侵蚀。自然终于能够把这片该死的钢铁疙瘩从她的表皮上抹去，她绿色的肌肤正朝着这里一点点蔓延。阳光充足、土地硬化不那么严重的地方，已经长满了不知名的杂草，阴暗的地方也散布着些不知名的低矮的植物，只有很高的楼层里，看起来仍然是荒凉如旧。但是正如我们这间宿舍一样，藤蔓已经开始了攀登的步伐，也许只是在需要几十年，就会把这片钢铁和水泥的冰冷混合物吞没在生命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这算是新生还是死亡，它明明意味着更多的生命的繁衍，却那么悲凉。高高的灰色外墙的楼，空着几个方方正正的黑色的洞，里面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不规则的污浊的巨大斑点杂乱地分布在墙上。这是个死去的怪异巨人，那斑点是他溅出的血么？他的骨架都要腐朽了，肌肉已被蚕食殆尽，空空荡荡。废墟里是不是飘响着一首无声的悲凉的歌？那歌声从底楼的绿草上响起，在空中凄凉地一舞，随风拂上灰尘积满的窗边，带起一阵微微的恻动，轻盈地穿入房间，在每个空空的房间里传来传去，整栋楼里都响彻了这歌声，最后向天空里飞去，在一片阴云里消散了身形。

身后传来响动。门开了，K走了回来，把我从一片神思里拽了回来。

“怎么了？”我问她，“一大早跑出去。”

“我从楼顶看了看，还没有确定好如何进入C区，”她说，“帝国最后的屏障还是名不虚传的。巨大的厚实的城墙，四处巡逻的士兵至少是I区外侧的五倍以上。要是我们轻易地翻墙而过，必定会被抓获。”

“那我们观望一阵再行动？”

“只能如此，”K无奈地说，“所以你大概也知道了为什么你最开始的那个任务组织也有没抱太大的希望。我们这个任务从来不被看好，就是个笑话，每一步都有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这个计划里，最后进入C区的方案是我们自己随机应变。”

“那到底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愚蠢的方案？”

“因为没有时间，”K说，“我们不能等待着帝国最终找到打开实验室的方法。”

“等待入夜？”

“嗯。我们应该还是在夜里行动，白天的人力分布，其实对于我们也没有太大意义。等到午夜我们再重新去看一看C区周围有无可乘之机。”

子夜时分。寒风料峭，我们沿着厂房里生锈的楼梯，环绕着巨大的天井，一步步往楼上走去。月光倾泻在天井里，在纷飞的杂乱的灰尘里显露出身形，宛如从天泻落的一道光的瀑流。静谧的空间里只回荡着我们两人的脚步声。我们终于爬到了顶楼，K 伸手推开早已松动的铁门。吱呀呀的声音传开来，在身后的空旷的工厂内摇摇晃晃地飘荡着，又不断重新拂过我们的耳畔，但是越来越弱，等到我们踏出门时，已经接近于虚无。

我们踩在楼顶的坚实的水泥地面上。月亮孤悬的天幕中，飘荡着一丝梦幻般的蓝。K 伸出手，向我指了指 C 区的方向。我往那边看去，的确是一片通明，隐约可以看见几个人影站在城楼上摇晃，手里端着什么。

“比白天的兵力要少，”K 说，“但还是难以进入。”

“那，我们再等等？”我犹豫地说。还是没有进入 C 区的办法。不过我们的食物还足够我们待上一段时间。我不知单纯的等待是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再等等吧，”K 也无奈地叹了口气，“等待着上天也许会给我们的机会。”

“要是食物耗尽的话，我们只能被迫撤离。”

“那我们差不多就算葬身此地了，”K 惨然地笑了笑，“我们现在是处入不能更进也无法退身的地步，这片废墟是我们唯一的容身之所。”

我们沉默了。死亡的恐惧先前一直被我们轻松愉快的旅程掩盖着，如今这样突然地在夜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谁都觉得有些突然。我们都还从来没有真正准备过迎接任务的失败。我们一直把自己埋在与任务无关的其他各种地方，现在却不得不直面它了。

我们也许会死。真的会死。寒夜的冷气化成一缕游丝，直直往我的心底里钻。这时，我突然感到一丝熟悉的感觉。是的，这样直接钻入心底的寒气，是早早就经历过的。那丝寒气还在往下，往下，终于碰到了那一丝早就在心底的寒气，而且只是一碰，便就被消散了。

我终于找到了那丝寒气，借着这昭示着死亡的夜。

“别说那些了，”我重新开始了对话，“我们就想想要是任务成功了会怎么样吧。”

“成功了会怎么样？”K 愣了一下，看起来终于被我从沉浸的一丝绝望和恐惧里拉了回来，“成功了的话……”

我看她的样子，觉得她心底里已经有了一种感觉，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怎样？”我仍旧问。

“我不知道，”可她最终还是给了这个答案，“我不知道。”

“没有一点想做的吗？”

“也许有吧。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该不该做。”

“那是什么？”我直直盯住她的双眼，让她无处躲藏。

她还是没回答。

“好吧，那我就先说，”我着了魔似地说着，好像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略微的冷淡，“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想你和我一起，我们一起安静地生活。”

“可是，我还是祖国的军人，我必须执行任务。”

“我知道。这取决于你。”我说。

我他妈到底在说什么！我立刻就后悔了我刚才的话。我这完全是把她放在两个选择里，逼迫她做出一种选择。无论是哪一种，最后都会给她带来某一方面的痛苦。我这个自私的人呐！我愤愤地在心底里抽了自己一耳光。

K 什么都没有说。这次她连我不知道都没有说。她在想么？在纠结么？

一边，是我，一个错误，一个不是算不算美丽的错误。

一边，是父母，是养母，是国家，是她的责任、义务。

半晌。她最终痛苦地抬起头，“我想选你。但我不知道自己办不办得到。”

我对上她的目光，看见她的眸子里那一团浓浓的雾气。她就被包裹在那团雾气里，无声地挣扎着，也许就要溺亡了。

“办不到么，”我苦涩地笑了笑，“确实有些东西太过沉重，我知道。”

“我父母和养母的遗愿。”K说，“我很难真的辞去我的工作。”

“我知道，我理解你，”我说，“我不会怪你。”我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脑袋，“我只是，想要你更加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一点。”

K静静地看着我，也不说话。

“你真的爱你的国家么？”我盯着她的眼睛问。“我不是在问你的父母。我是在问你。”

K也看着我的眼睛，最终艰难地说，“也许不。”

也许不。“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陷在里面呢？”

“我，我……理由很多。我的父母……”

“说你自己。”

“我只是难以办到不去在意他们。”

“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叹了口气，“没必要在意那些的。没必要在意别人的。”

“好吧我们先不说这个，”我扭转开话题的方向，“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国家？”

“你不是很轻易就能猜到么？”

“但我要的是你的答案。”

K又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我真的不知道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那，是你讨厌他的根本原因么？虚伪的政治。”

“不，我不关心那些。我只是讨厌整个国家充满着的强制力，强迫每个人做他的事，强迫每个人待在自己所谓‘应该’待的地方。而且，强制着人们接受同样的思想，所谓积极向上的思想，所谓无私奉献的思想。”

夜风拂过。她的发丝被牵出一缕，在我的脸上点了一下，又飞开去。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才慢慢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冰冷。”

“那么，为什么不放下那一切呢？”

“因为我的软弱。”她无力地说。问题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冰冷，软弱。夜风围绕着我们载歌载舞，死亡的气息浸透在里面，和此时属于夜空与月光的美纠缠在一处。

“我想知道，我们的冰冷，我们的软弱，来自哪里。”

“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人，和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有很多人同我们一样在心底里藏有了一丝冰冷，可也有让人在心底里藏的是一缕火焰。那是要用烈火温暖世界的人啊，他们聚集在一处，高声歌颂着努力拼搏歌颂着人性中的真善美，相信一切都会变的更好。这是世界的主旋律，谁在白日里都这么说，谁在白日里都这么讲。可世界也许并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只要稍微问自己几个问题，几个谁都知道的问题，便可以把我们的存在轻易地从实感中剥离出来，变成缥缈缈一团不知何物。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意义，这些最深层的东西上，结着永远的冰。”

“你是想说你的冰冷也许来自那里么？”我摇了摇头，“我觉得不是。那些心底里有火的人，他们并不是看不到那些埋在最底层的冰。他们有什么理由看不到呢？我们比他们更有智慧吗？我们比他们更爱思考吗？都不是。我们一切平等。我们只是，缺少了某种信仰。”

“信仰？”

“缺少一种对自己的存在的信仰。那种信仰让他们无比相信自己的存在，无比坚信自己的意义，纵然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理性的基础。”

“那信仰来自何处呢？”

“我并不真的知道，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信仰。但我想，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于理性。有的人的信仰是建立在其他人的信仰或者实在上的，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其他人的价值上，世界也认可这种价值，正如那些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的人一样。但是，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人的基础上来给自己以信仰，这种信仰也实在是不理性的。因为只要不断追溯信仰的基础，一个人的信仰的基础是另一个人的信仰，最后要么那个原初的人的信仰是不理性的，要么彻底陷入一个循环。人们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人身上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里没有一个实在的价值，也就无法给自己真正的价值。那些人的信仰，是全然不理性的。”

“那你是说你的冰冷来自于理性？”K问。

“不，”我摇了摇头，“没有人真的能全然按照理性生活。我们无论是谁，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靠着非理性的激情才得以继续生活着。”

“那么我们的冰冷究竟来自于何处呢？”

“我不知道。”我最终还是吐出了这个答案。“这所谓的冰冷也许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在的冰冷，只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激荡，到头来还是接受了大众的信仰，重燃某种热情，无理性地相信着自己的价值。也许这又是永恒的冰冷，到头来把我们的价值彻底摧毁，变成两个对社会来说毫无价值的人。”

“那又有什么所谓。都一样。”

“无论我们的冰冷来自于何处吧，”我叹了口气，“也许是我们的理性，也许是我们一时的非理性的情感，只不过这种情感把我们导向冰冷而不是火热。我们自己都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但是，”我凝视着她的目光，“K，我需要你的答案。就算我们的任务真的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回到哪里。K，我需要你的答案。”

她痛苦地闭上了双眼。良久，她才缓缓地说，

“我要背叛我的父母，我的养母，我的祖国，对吗？”

“你不是在背叛他们。他们与你无关。你只是在走你自己的路。”

“可他们的确是。”

“这取决于你。”

K沉默着。她的脸紧绷着，看不出什么表情，我却害怕她下一刻就会碎掉，像冬日湖面的浮冰。

“我爱你。”她说。

“我知道，我也爱你。”我轻轻地抱住她。

“我爱你。”她把头埋进我的胸间，抽泣了起来。

“我爱你……”她渐渐地是在呢喃了。我只能沉默着继续拥抱她。

“任务如果能结束，我辞去我原本的职务。”K最终停止了抽泣，抬起头。她眼眸内还仍残留了一丝红色。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报得更紧了些。

“谢谢。”

“别说谢谢。”她摇了摇头，又凑过来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

现在，我觉得我们真正理解了彼此。不，这样不表述不准确，因为我们连自己的内心的很多地方都还不理解。应该说，我们理解了彼此的相同的心。我狠狠地吻了吻她。

夜风又吹了起来。我们相拥着，站在一片巨大的废墟上，远处的城墙还亮着灯。但是我们好像已经从世界里剥离了，飘散到不属于这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地方，冷眼旁观

着。这个世界仍是那个舞台，我们也仍只是观众席上的人，只是，我和K的手，刚刚不经意间碰在了一起。

“你不是个合格的军人。”我笑了起来。

“我当然不是，”她也笑了起来，“我甚至都还是不知道究竟为何我刚才做出了这个选择。我背叛了我的软弱。不过，刚才我的确想这么做，现在也想。我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爱你。”

“可你爱我又有什么意义呢？爱情作为意义和价值的证明，也不过是在两个人中间的循环论证罢了。”

“是啊，可是我爱你。”

“胡搅蛮缠。”

“怎么？”

“我喜欢。”我们开心的笑起来，哈哈地笑了一会儿，可笑到后来笑声渐渐失去了一时灌输进去的易逝的情感的支撑，变得空空洞洞。

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对生活的热情，对爱的渴望，对意义的绝望，全部纠缠着在心底里厮打着。我们走不出来。有人能轻易地走出这里，毫不犹豫地向着生活大踏步前进。他们坚信着自己，也痛斥着我们的愚蠢。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仍然沉沦在此处，越陷越深。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松开了彼此，活动着身子，在这里来回走着。

我不知道我们要继续冰冷到何时。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放下自己的冰冷，爬到那些公司的门口，求着他们给我们一个工作。也许我们会把这份冰冷也都带进坟墓，最后谁也不知道我们曾来过。一切终将逝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终将逝去。无论怎样挣扎，我们都无法获得价值，至多获得了价值的错觉。当然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有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至少不能为人所知。但我们仍然相爱了。我不知道我们是因为冰冷而相爱，还是因为相爱才发现了彼此的冰冷。这也许很重要也许不重要，我也不知道。我们怀着一段错误的冰冷的爱情，一个畸形的怪胎，然而有着独特的美丽。我无比爱她。

我已经走到了房顶边上，还差一步就会掉下去。K还在我身后离我有些距离，仍然望着月亮出神。她刚刚对我许下了那样的约定，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好好地整理自己的心神吧。我往前哈出一口气，白雾出现了片刻，又顺着夜风消散在面前的黑暗中。

我还是有点高兴，现在我知道我们是真的相爱了。我失去了对K的一切怀疑和未知，同时也失去了自己最后的伪装。我觉得我们离得那么近，比无数个缠绵的夜晚都要近。那些夜晚里，我们纵然肌肤紧贴在一起，两颗心的距离却越不过最后那短短的几十厘米，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更进一步。过去又有多少颗心就算走到了这几十厘米的距离，也还是没能最后地走到一起呢？难怪有人觉得，人与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心灵相通。接受他人的心灵不仅意味着接受他人的美丽，还同样包括了他人的丑恶，那些埋在心底最深处的污秽。好在我们的心里这些污秽几乎没有，顶多不过是冷了些吧。

K看起来终于回过了神，正望着我。我对她笑了一下，她也对我笑了一下。真好看。

“想好了？”我从边缘走了回来。

“想好了。”她说。这次声音平静无比。

“要不要再出去走走？”我对她说。

“怎么走？”

我对她指了指我腰间多年的战友，抱住她，钩索钩住对面另一栋厂房的楼顶，轻盈地荡了过去。风在耳边呼啸又停息，K紧紧地抓着我，有些害怕，却也不叫我停下来。

我看准了方向，不断往废弃区的中心移动，越来越深入，再回头时，已经看不见了C区边缘那光亮的城墙。我一口气荡上这附近最高的平台，把K放下，微微地喘了几口气。现在我们完全陷落在无人的地带了，好像世界毁灭了两千年，我们在这个无人的时间的缝隙里偶然相遇。很多时候人们就要把现在的感觉叫做孤独。可我想要获得孤独，一定需要有其他很多人的存在。要是都没有别人的存在，孤独又从何而来呢？没有对比，就产生不了孤独，只不过是心中一种怅然寂寥罢了。

“要是世界就永远是这样该多好，”我叹息了一声，“只有我们两个人，就落在这片荒原里——这片机械的荒原。没有谁来打扰我们，我们也不用去在意除了我们之外的什么。我们轻飘飘地来，轻飘飘地过完一生，轻飘飘地逝去了，我们从未来过。”

“只要你想，世界随时都是这个样子，其他人虽然在，其实也可以不在。”

“是啊，所以说到底我还是愚蠢的，”我说，“还是没能掌控自己的内心，不得不求助于外物才能达到渴求的清静。”

“谁都是这样，正如无法把自己完全变得理性一般，谁都无法真正把自己拔出外物放进内心。我们都是两面的，都是复杂的。一切的区别，只不过像你说的那样，是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现在觉得，我是什么都不信。”我幽幽地说。

“连你自己么？”

“连我自己。”

我们说完了想说的话，好像没什么真的想说的了。心被现在所处的静谧黑暗的环境充满了微妙的情思。沉默了许久，我还是没话找话了起来，尽量把话题从水面下拉回来。

“都快要结束了啊，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像是感慨般地说，“好像，也没有过去多久。”

“是的，都要结束了。”K点了点头，“一切很快都会到来。”

“我们继续说吧，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你想跟我回家吗？”

“雪乡？”

“嗯，最北的地方。也许你会喜欢那里的。”

“好啊。”我点了点头，“说定了。”

“对了，”她忽然说道。

“怎么了？”

“我还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和你一起完成。”

“什么？”

“有生之年，我们一定要找到属于我们的那片四叶草。”

又过去了好几天。清晨到来了。昨天夜里，还是毫无变化，一点进展都没有。食物还剩下三天的量。我们决定，如果最后一天都没有变化，那么就不再考虑被抓获的风险，直接深入。

“要是有什么变化，又在哪里呢？”我问K。

“G党。”她说。“S国那帮人骨子里是软的，不把最好的武器稳稳拿在自己手里，他们绝不会先动手。先动手的一定是亡命之徒。”

“你不是说，G党目前的势力还不足以动手么？”

“亡命之徒。不是所有的 G 党。我们要等待的是一次爆炸，一次亡命之徒带来的爆炸。一旦成功，G 党就不再是孤军奋战，到时候所有帝国的人民都会站起来反抗这一切。”

“他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K 坚定地说，“只是我不知道还有多久。”

K 是对的。

午夜十一点，当我们在天台上再次失望准备回房时，城墙边突然亮起了极刺眼的光，接着爆炸声冲天而起，火光染红了城墙上空的整片天幕，看起来像是天空都被炸伤了，正流出红色的光血。硝烟在这样的地形里散去得很慢，我们只能隐约看见爆炸中心的城墙已经荡然无存，两边的也开始摇摇欲坠。前几天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城池瞬间变成风中残烛。

叫喊声顺着风传过来。铺天盖地的叫喊声从各个方向响了起来，接着出现了人影，渐渐变成了人流，朝着城墙内蜂拥而去。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人群里格外醒目。

“走！”K 大叫到。我们背好行李，立刻向那个方向狂奔而去。人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聚越多，像是整片 I 区的人全都聚到了这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条奔涌的无比有生命力的希望与仇恨共存的河流，誓死要把这个帝国毁去。

“顺着他们往里面走？”我和 K 终于汇入了人群。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枪，我惊讶于他们这强大的武装从何而来。“走，”K 说，她注意到了我的惊讶，“I 区里也有兵工厂，应该是那里的工人给他们提供的武器。我们也去问问哪里领枪吧。”

很快，我们在不远处找到了配发枪支的人。我们刚刚往城墙里走时，那里面的人终于反应了过来，开始与最先冲入内部的人发生激烈的交火。爆炸带来的火药味都还未散去，新一轮的爆发已经开始。

子弹四处横飞。我们没有往里面走多久，就不得不靠在掩体后面了。人流似乎也停止了一味的涌动，血腥味、尘土味、烟味混杂在一处，格外干燥而令人不适。

“我们就这样等待他们突破吗？”我问 K。“万一帝国调来军队不就不妙了吗？我们得找个办法把信息送出去。”K 沉吟片刻，“我们立刻回到工厂那边找一台无线电设备。我得马上联络上外面，绝不能放过这么好一个机会。”我们立刻往回跑，也顾不上那些正往前冲锋的人看我们的一样目光。当我们终于成功联络上组织时，这边的进攻已经显露的颓势。毕竟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仗着一时人多气盛冲锋了一阵，渐渐落了下风。

“怎么说？”我焦急地等着 K 的回复。

“北方战线立刻展开进攻配合这边，回复已下达。”K 松了口气，“我们走，决战就要到了。”

第一轮交锋已经宣告结束。当我们走到那坍塌的围墙边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刚才的火花，四处弥散着鲜血。随处可见倒在地上呻吟的人，和再也呻吟不了的人。看起来这边以惨重的代价——也许是十倍于敌方的伤亡——拿下了此处。我感到这边的士气微微有些低落。但是来不及管那么多，我们来到围墙内部，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指挥部的地方找到了一张地图。这里已经空无一人，也不知原先在此处的人是已经被打死还是投降了。

“研究所，据此 15 公里，”K 扫了一眼，“照这个速度，我们要想跟着大部队往那边进攻，至少要一天的时间。”

“怎么说？”

“等 S 军的支援。要是等到帝国把重型武器抽一部分放到这边来，损失难以想象。我们暂且停在这边，最多还有半天 S 军就会从空中投放增援。”

“来得及吗？”我问她。“你绝不能跟 S 军一起行动。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K 点了点头。“我说过，这边有的是兵工厂。”

我们再次返回厂区。人员已经变得稀疏，但还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蓬头垢面的人，勉强靠着几个没有上前线的妇女维持着秩序。我们穿着工人制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随便问了问路，很快摸到了生产坦克的工厂。看了一辆还算顺眼的，加满油，K 简单地试了试武器，没有问题。我们上去，准备掉头开往战区内部。

“这种好东西怎么还来得及留给我们？”我感受着舒服的座椅，不禁感叹到。

“很简单，这里人没几个会开。”K 也不着急，想了想，又下车，简单地用油漆在车身涂上几个大大的 G，“这下不会吃这边的枪子了。”

“等到开进对面的地盘又是另一回事。”

“研究所的武装防御应该很弱，帝国已经认定了这次暴动是 G 党搞的鬼，而 G 党根本就不知道研究所这回事。现在北线的全面进攻已经开始，帝国应该是严重兵力不足。当然他们肯定正在把大量兵力调回 C 区镇压暴乱，毕竟这里是核心地区。但是，我们一定比增援更快。而且，现在用来防卫研究所的兵力一定也被用来镇压暴乱了。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

我们立刻开车前往研究所。仅仅半个小时不到，研究所在黑夜中的轮廓就出现在眼前。这里完全还没受到战火的波及。夜色成了最好的掩护，直到行进到研究所门前，我们都没有受到攻击。门前站着两个士兵，看见我们冲过来立刻露出惊慌的神色，把枪一扔就举起了双手。K 看似没有别的敌人，拿起枪跳下车。我留在原地保持威慑作用。

“这里有多少兵力？”她端着枪对着那个士兵，大声喊道。

“一个排。”那怂蛋颤颤巍巍地说。

K 转过头对我喊道，“以研究所的大小，构不成威胁。走！”她挥手用枪托砸在那士兵后脑上，他立刻昏倒在地。另一个士兵立刻抓起刚刚扔下的枪想要反击，也被跳下车的我一脚揣在地上，射偏的子弹在车身上打出一连串的火花。我看向 K，她已经完全恢复了我初见她的模样，一脸的冷峻，浑身杀气，俨然一把出鞘的冰刀。我这才感觉到她真的是一个配得上执行专员这个称号的人。我们往里面冲过去，研究人员们已经被外面的动静惊动，我们刚冲进第二个走廊，就被一群端着手枪穿着白色研究服的人围住。

“我们没有恶意，”K 说，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卡兰博士的绝笔，“这是博士的亲笔。我们是来完成他的遗愿。我们相信各位的良知。”看起来在他们里面为首的一个人接过信，看了看，点了点头。人群散开了。

“我们不会帮助你。”那个为首的人扶了扶眼镜。

“没事。只要不阻拦我们，万分感谢了。”

没有谁再来拦我们的路。看起来他们也没有通知其余的士兵。我们顺利地往地下不断深入，直到穿过一道 K 用诺夫博士交给她的卡片才打开的门后，终于得到彻底的安全保障。这里连驻守的士兵都没有资格进入了。我们往里面走去，还碰到了一些研究人员，但看起来上面的人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到来。没有任何阻拦，他们沉默地看着我们走到那扇最最机密而沉重的金属门前。我们拿出两部分密码，输入。门缓慢地开启。

“你们谁也没有资格进入。”K 转身对那些还在沉默的人说。“6 个小时之后，S 军的空投部队将占领此处。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受伤。请各位静观其变。”

我们转身进入，重新关闭了大门。

一条幽长的螺旋楼梯在脚下蔓延。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彻底地松了口气，在门边瘫倒下来，喘息了好一会儿。

“总算要结束了，”我费力地说，“我们剩下的任务已经没什么难度了。”

“全赖着老天保佑，”K也稍稍放松下来，在我身边坐了片刻，“我们其实什么都没做。”

我不否认。真是老天成全。我们恢复了些气力，沿着金属楼梯往下走。这楼梯简直漫长得没有尽头，每一步走下去都会回荡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踢踏踢踏，只有旁边一直增加的深度标识提示着我们旅程的继续。

-400m。终于。走完楼梯的那一刻，一个巨大的廊厅出现在眼前，却空空当当。地上残留着些痕迹。

“以前摆放过许多重型设备，大概是在实验成功后全都搬走了。”K看了一眼，下了判断。“这里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我们迈步继续向前，终于找到一件像是资料室的地方。门上写着“卡兰，诺夫，1940 阿尔法计划”。

不错。我在心底里默哀了片刻，推开了门。

灰尘和纸张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带着无尽的厚重扑面而来。无数个排列着的架子，摆满了研究资料。两张桌子空空荡荡，什么也不剩下。

“你要把这些……全部毁掉？”我迟疑地说。“而且，我们还要毁掉原型。它在哪儿？”

“不，肯定不是，”她说，“首先，诺夫和卡兰两个人不可能完成如此天量的工作。我想实际上他们只负责最核心的工作，并且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属于那一部分，只是被分配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公开的，但当它成为一个整体时，却是绝密的，只被两个人理解。我们要做的，只是找到诺夫和卡兰负责的那一部分，并摧毁最核心的部分。”

“你打算怎么解释？”

K 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两位博士负责的那部分资料。其实并不多真正有用的被他们标记的资料仅有三本，一本大概是原理，一本是制造流程，最后一本是重要的实验数据。

“原理不是秘密，”K说，“制造流程大概还活着的诺夫博士也能倒背如流。但我相信他不可能记住所有的核心数据。”

“但是，也就是说，这种武器就算暂时被你销毁，早晚还是要出现的。他的全部面纱已被接下。”

“是的，”K说，“但是，我只不过是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看见它带来的压迫罢了。”

“获取这些数据，需要多久？”我打开了那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数据。最早的记录来自 1935 年左右。“看起来也坚持不了多久。”

K 笑了笑，“你要知道，我现在不敢毁掉任何一本书。只要后来调查起来，绝对能发现一定是我们两个干的。我们到这里的行动之顺利，所有研究人员都看见了。”

K 把所有资料放回原处，只留下数据，“我要挑选最难以获取、成本最高的数据进行小幅度的、但是致命的修改。”

“你敢保证不被发现？”

K 轻轻地笑了。“这本资料完成才多久？不过半年。等到这些资料进入 S 国专家的手里，他们已经分不清是否是我们伪造的了。”

我看向那本数据。那显然是一本专门整理后印刷的。

“别担心，诺夫博士说原始的数据源他们为了防止帝国拿到已经销毁了，毕竟几乎所有数据都不是他们亲自采集的，都是交给了外部的研究人员。你手里是所有核心数据的孤本。”

我们很快发现了印刷它用的铅版，还没有还原，保持着原来的姿态。K 忙活了半天，终于伪造了一本数据。我们把伪造的资料放回原处，走出资料室。下一步要销毁原型。

“你觉得自己把武器的诞生延迟了多久？”

“要是销毁资料的话，也许不过是 10 年。但是现在，我觉得也许是 30 年。”

“为什么？”

“S 国的那帮人一定不会有兴趣自己重新搜集数据的。他们会在那些错误的数据上要卡多久就有多久。”

我笑了笑。其实我知道她说这话也没底。但是管他的呢。我们谁都猜不透未来。

我们继续深入，最终看见一块醒目的警告标识，前方的区域必须身着防护服入内。防护服就挂在不远处的柜子里。我们穿好，继续向里面走去。电灯仍旧是冰冷的灰白色。两边的走廊越来越窄，墙面变得越来越厚，金属制的墙壁一片死的平静。走廊仍旧在延伸，可以看到尽头，那沉没在一片黑暗之中。

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上方。道路在这里停止了。我们悬浮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来时的方向给我们传来一点光亮，那是连接我们与现实的桥梁。深渊，我们正站在深渊的唇边，也许它只需要轻轻吸一口气，我们就会像灰尘一样落下去。不过，没有一丝风来扰动，一切都沉没在黑暗与静谧中。但是，正好，我把原来那本资料丢了下去。好像安静了很久很久，才传来一丝微弱的声响。下方的无尽的黑暗把头顶的电灯光被吞没得一丝也不剩。我尝试着往下面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一片虚空。那里面传来的不是栖息着某种未知怪物的恐惧，而是一种绝望的死寂。我略微感受到了这种武器带来的末日般的恐怖。

“这是那武器造成的后果？”

“嗯。而且应该只是第一代的原型。”

绝对的死亡与寂寥。抹杀掉了一切生的可能。

“其实，这武器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怎么说？”

“把人类从地球上抹去的特效药。”

K 略微笑了笑。“有点冷啊。”

“是有点冷啊。”我看着身上白色的防护服。同样是死一般的光泽，和走廊里那墙面一样死寂。

我们没办法再前进，只能沿着原路返回。这里的内部还有很多不知何用的房间紧紧锁着，似乎连两位博士都没有权限开启，不知道背后藏着什么。

“你说 S 国其实也在地下搞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我想起了 K 讲述过的关于她家乡的传言。

“是啊，等这些东西被抬走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去那里。”

我试着把头贴在门缝边往里看，当然只是徒劳。门合得太死，我连黑暗都看不见。

“真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啊。”我叹了口气。

“也许你真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想知道了。”

“难免有点好奇。真会是那么恐怖的东西？”

“未必是恐怖。恐怖只是未知的一种。有远比恐怖更叫人绝望的未知。”

我盯着那些也许永远都不会被打开的门看了许久。这些门背后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对我而言，这些门都成了世界的尽头，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所以，门的背后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不存在，又或者是虚空。我觉得仿佛触碰到了世界的边缘，伸手摸了摸门。果然同预想的触感一样，冰冷，坚硬，好像无论受到多大的冲击，都不会变形。我敲了敲，并没有传来应有的回声。也许后嗣真的不是空洞，也许只是门太厚了。谁知道呢。我们的时间不多了，K 拉着我往回走。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找到原型到底保存在何处。我们沿着楼梯往回走，以便在 S 军占领这里后与他们汇合。

我们回到楼梯最上方没多久，S 军就到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此结束。

战况并不多么惨烈。帝国的空防系统极为薄弱，空降部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 C 区，配合北方的全面进攻和我们的对于帝国并未掌握决定性武器的确认，不出 24 小时完全粉碎了抵抗的可能性。首领在地下室自杀，S 国的旗帜已经插上了国会大厦。

G 党的起义军撤回了 I 区内，暂时还没有与 S 军进行交涉。我们见过的那个书记的信件虽然早就提供给了组织，不过看来已经变成一张废纸了。S 国当然不会把 G 党放在眼里，帝国已经变成了他们相对主权的一部分。想来 S 军大概会强行换掉 G 党的领导人，然后让 G 党来“领导”这个国家吧。这似乎是他们的惯用手段，只不过还是第一次在帝国这样大规模的国土上进行。那么也许他们为了安全，会把帝国分裂成好几个部分分别处置？

我们坐在 S 军的军营里。K 在写她的辞职报告。她告诉我，算上这次任务的报酬、她父母的抚恤金、她之前的积累，我们已经有了很可观的一笔财富。我们不会有后代，也不需要考虑这笔钱要留给谁。我们很自由。

很快，我们要启程会 S 国了。我现在是 S 国的公民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先回到我栖息了数十年的港口，从那里坐船离开。K 也是这样来的。我有些不舍地看了看我的曾经的家，我常去的酒吧。我也许还可以回来，但是它们对我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以前一个人留在这里。我曾觉得在这里虚度一生就是我的自由。现在其实我还还是不明白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什么。但至少我收获了爱情。

我们站在甲板上，轮船就要起航。陆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现在几乎可以一览港口的全貌。水鸟从空中飞过，一个个小小的白色的斑点。浪花轻柔细碎，波光粼粼点缀。海风唱起温柔的歌，送来我熟悉的咸腥味。我的衣衫都轻飘飘的，被风灌满了。

是的，我要离开了。离开这里，然后去流浪。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不知道我会不会留恋。我曾经在这里度过的岁月自在安闲，像是走过了永远。

我转身，没有挥手道别。另一边，朝阳已经升了起来。

我们提着自己的行李，从 S 国的政府大楼里走出。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在 M 城停留了几个月，K 总算办完了所有一切。我们往车站走去。

色彩斑斓的城市离我们越来越远。踏过纷纷的雪，我们走到火车站。破旧的站台边，老旧的挂钟吃力地行走着。雪还不到，也许不久就会停下。轰鸣声沿着铁轨传来，越来越近，无论如何留恋，也不停下她的脚步。绿皮火车在我们面前停下。门打开，我们走上车。一位金黄色头发的检票员无言地接过我们递过去的票。她挺立的鼻尖微微有些发红，裹在厚厚的衣服里，小小的有些可爱。我们继续向车厢里走去。我坐在了窗边，K 贴着我坐下。似乎没什么人，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

“空荡荡的啊。”我感叹了一句。

“毕竟要去的是很荒凉的地方。”K说。的确，连这班车都是一周才有一趟。

站台上也空荡荡的。S国的人民们似乎与胜利的喜悦无关。虽然政府的海报都贴满了大街小巷，但并没有多少人真的那么在意这场战争。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不如说更平静了。K动的手脚也完全没有被看出来。

这一切也都与我们无关了。无论是这场战争、这座城市，都很快与我再无任何关系。列车开了起来。空气有些沉闷，我不顾寒风的凛冽，打开了窗户。真实的景象直接进入我的眼帘，和刀一般的风一起，让我微微颤抖了一下。好在并没有其他乘客，没有谁会对我抱怨。那个检票员也已经离开了K什么都没有说，仍保持着原来的平静，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寒冷。

城市在我后方远去。我最近一直在告别，向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不知道我自己将要去往那里，就像现在这样。虽然我知道我们要去的是K那个沉寂已久的家，可我仍然只有一种陌生感。城市在我的目光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色点，镶嵌在这片白茫茫里，苍凉孤独，又绽放着一种独特的美，洁白衬显了她的绚丽。下一刻她便从我的目光里凋谢了，只剩下一片原野，雪的原野。我的目光移到了那些纷纷洋洋从窗外拂过的雪花上。她们轻盈地飞舞着，仙灵般从我面前划过，我看不清她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她们要到哪里去。我知道她们是雪，但是我不认识任何一片雪花。无论是哪一片，对我而言都只是刹那拂过的幻影。我正这么想着，风却把一片雪送到我的唇边，让我的温度把她融化掉了。我伸手摸了摸，已经变得温润。我会记住这片雪花。窗外的雪仍在飘，越来越大。

K从另外的车厢里端回了两倍咖啡。我喝了一口，略带苦涩，口感并不是那么丝滑细腻，有一丝粗糙的感觉，显得格格外真实。时间流逝着，木制车厢里的灯光渐渐昏暗下来。灯打开了，橘光投射在每一片窗玻璃上，光线互相编织着景象，织成无数个互相映照的虚像。夜风的寒冷直刺人骨，窗外已是一片黑暗，再看不清景色。我关上了窗，从倒影里看见自己的脸庞。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好好地打量着自己。因为这半年的奔波，原本应该健康活力的脸庞上带上了一丝憔悴，挂在眉梢上，和一丝微微的冰冷与凉薄挂在一起。脸庞比起之前微微瘦了些。黑色的长发还在，却失去了原本的柔顺，也许是这边的气候对她实在太不友好了。

我老了？我蒙胧里生出这样一丝感觉。可我还年轻。我还不到三十岁。我看了看K，也从她的眉眼里找到一丝藏得隐秘的沧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再次转向车窗，脑海里一片空白。

火车到站时已是清晨。因为是终点站，不用担心会错过下车的地点，我们放松地睡了一觉。那个检票员叫醒了我们，告诉我们应该下车了。我们走下火车，才发现我们是唯一的坐到终点站的乘客。火车慢慢地离开，驶进一旁的站内。它也许要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了。车站 Townsend 的外部，也许是考虑到运输某些东西时不便经过小镇吧。我们走出站，冰冷的阳光洒在雪上，光线对刚刚醒来的我们来说还有些刺眼。

K的家在小镇最边缘的地方，从这里过去几乎横穿整个小镇。但我们的时间很充裕，也许有大半辈子那么久。我们慢慢地走，K一边看着两边的房屋，一边给我讲她遥远的过去。她离开这里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时间在这个小镇里流逝着，却也停下了。就像是在我以前的港口，过着重复的每一天。但是这样的每一天并不叫人疯狂，它给人的只是一丝丝的冰冷，围绕着盘旋着，日复一日，慢慢钻入心底。我们路过K以前的学校，K以前买衣服的裁缝店，那位裁缝如今已是一位老人了。她没有认出K，在门边扫着积雪。也许已经没有人找她做活儿了。工厂的货又便宜又结实。K以前的学校的操场上也长出了杂草，零零落落的散布着。这里本来也没有多少新生命的诞生。我们走到一座广场，周围的店大多都还开着门。这里也许就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方。我们正好买了一点必

需品。一位路过的老人认出了 K，向她问起生活的近况。听说已经从政府离职，她也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再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广场中心立着一座白色的圣母像，还被昨天的雪覆盖着。大概还没有谁想到要来打扫打扫她。不过我想圣母是不会介意那么洁白的雪的。我们在圣母像前静立了片刻，有模有样地祈祷了几句。

“S 国的公民，说到底不该信神。”祈祷完毕，K 说。

“的确也没有谁信她嘛，”我看着那些从一边走过无视掉圣母像积雪的人们，“她不过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才在这里的。”

“其实也许偶尔相信一下也不错。”

“信仰？”

“嗯。我们没有，所以如此。”

也许没错。但也许太晚。至少我没有力气再去相信什么了。我们离开了广场。再往 K 的家走去，只是越来越荒凉。

低矮的杂草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东西本不应该生长在这极北之地，她们是借了人类留下的温暖才得以存活的吧。我低下头去认真地看了看那些草，想起了 K 小小的心愿。

“这些是三叶草哦。”我对 K 说。K 这才认真地低下头看起了这些不起眼的小草。那个冷峻锋利的 K 大概已经逝去了吧。现在的她，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女生，也许除了长相。她在草丛里看了好一阵，还是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不过也猜到了会这样。”

我走上前，轻轻地把几株草拔了起来，没有扯断根，还残留了泥土。

“你家里有花盆吧？”

“有啊。”

我挥了挥手里的青翠的小草，她们在寒风里看起来如此柔弱，翠绿仿佛已经要被凝结成一块翡冷翠。“那，也许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四叶草呢。”

K 开心地笑了笑。这就足够了。我们继续往边缘走去。

最外侧的一栋老旧的房屋前，K 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门已经有些生锈了，开起来有些吃力，吱吱呀呀。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灰尘气息，让我感到一点亲切和温暖。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窗台边的空空的花盆，把三叶草栽种在里面。K 关上门，打开窗通风，立刻动手整理起来。她也没有说让我做什么，我只是把行李放到了房间里，躺在床上等待着她。午饭很简单，广场买来的两个三明治。下午我们一起做了清洁。我擦拭了屋子里一架老旧的钢琴。试了几下，音已经完全不准了。“我不会，”K 告诉我，“那只是养母留下来的。”钢琴旁摆着几张照片，上面是几个身着绿色军装的青年男女。K 的父母和养母应该都在里面。但我没问，K 也没擦去上面的灰尘，而是把它放到了抽屉里。烛台里还有一枝未燃尽的蜡烛。我们还是把它扔掉了。房间里变得干净明亮了些。我试着想象十几年前，在这座房子里的生活。我逐渐感受到一种热情，在 K 的上一辈的血管里流淌的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她们有信念去战斗，彼此相爱，连最后的生活都打理得如此有情调。也许哪个柜子里还放着一瓶红酒，不是我这种什么也不懂的人胡乱拿的那种，而是一瓶满含了主人寄托的爱意。可正如那蒙了灰的照片，已逝去的岁月，她们已经在雪下安静地长眠。她们有信念，我没有。所以热情在我们这里逝去了，陪伴着她们在雪下埋葬。我想起了我们还停留在 M 城时，我陪 K 去看过的老一辈三人的墓地。她们三个挨在一处，准确的说她们几个战友全都挨在一处。小小的十字架，上面刻着生卒年和姓名，注明了是为国捐躯的勇士。也许这几行短短的石刻对她们而言就是永恒。但至少我觉得什么都不是。我们放下花，K 沉默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我打开了窗。K坐在沙发上休息，似乎太累了，竟然睡着了。太阳慢慢沉下去。K还没醒。雪又下了起来，比火车时看见的雪更冷寂，失去了飞舞的灵动，只是在缓慢地坠落，坠落，沉没在雪地上。大地一片苍茫。这片景象，早在人类出生前就以存在，也许在人类灭绝后也会存在。但它也会逝去。所以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胡思乱想着。我不知道。我什么答案都没有，只有虚无。

K终于醒了。晚饭她决定试一下厨房。煤气早就停掉了，还得明天去镇上处理。好在还存了几块煤。我惊讶的这里竟然还有自来水。似乎这里的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军用项目顺带着造福于民了。热气弥漫开来，窗子蒙上了一片雾气，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色了。我回到沙发上，等待着K带来的美味的晚餐。K的厨艺并不算很好，然而也说得过去，应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在野外能制造必须的食物。看得出来她并不是全然按照那种冷酷的做法完成的菜肴，还自己加入了一些温和的过程，风味略有所改善。我自然负责清洗餐具。我回到客厅时K已经不在了，只留了一盏小小的灯。我关掉灯，上楼。

K怔怔地坐在床上，穿着睡衣。看来她已经洗浴过了。我也好好地洗了个澡。当我拖着湿淋淋都长发出来时，K还是坐在那里。

“睡么？”

“等你的头发干一干吧。”她温柔地说。

我还是关掉了电灯。K已经沉静在回忆里了。我不愿意打扰她。我们没有什么未来，让她沉浸在回忆里，也许很好。我还是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了辞去工作。她真的很爱我吧。但那一定不是唯一的答案。也许有些原因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但这样很好，我很高兴。我这才发现房间里还有段小小的楼梯，应该是通向上面的小小阁楼。我走了上去。

只有一面圆窗，窗前摆了一枝望远镜。想来也是前人留下的浪漫。K应该已经擦拭过她了，上面没有灰。我打开了窗，把望远镜投向无边的星空。

黑暗中悬浮着光点，白的、红的、蓝的，但色泽都微弱。不留神，什么也看不清。时间在我的面前跳起了一曲宏大而奇幻的舞，这束光来自一百万年前，那束光来自七亿年前。我没看到的黑暗里，也许藏着未来的光。过去的光在天幕那边已经逝去，却对我而言正好是现在，还是更远处的未来。彼此的时间并不相同，每个人在世间的长河里都还是孤身而行，带着她自己的刻度。冬夜寒风给星光里浸上一丝冷意，星光变得沉重，慢慢沉降在雪原黑色的大地上，为她增添了些微的光亮，带上了一丝梦幻的紫色，一缕属于苍穹的蓝。地平线两侧不同质感的黑暗勾勒出她自身的轮廓，于是勾勒出雪原的轮廓。平滑如镜，苍茫似海。这的确像是我曾经见过的夜里的大海。只是更加黑了些，冷了些，静了些，也不再触动我的嗅觉。

我感到我行走在这片孤寂的雪原上了。也许有人曾来过，也许没有，我不知道。我也许是在向前走，但是没有留下脚印。我也许没有踩在雪地上，星光把我托了起来。我不知道向何方漫步。冷意浸满我的周身。我的周围全是黑暗，带着梦幻的质感，沉寂着，没有起舞。我还在走，还在走。不会停下。我不是自己想要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走。星空对我也没有怜悯。星星冷漠地眨着眼。她们也许困了。她们在世上待了太久，觉得什么都无趣，才一直犯困的吧。我还在走。

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我渐渐感受不到我自己的重量了。我浮了起来，星光把我送往越来越高的地方。无尽延伸的黑色大地在我脚下远去了。群星旋转着接近我。我升至虚空之中。可是群星离我还是那样遥远。我不停地飞，飞，飞，一点接近的感觉都没有。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移动了。我有些失望，回头看向来时的路。可雪原已经消失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漂浮在一片星海里，可每一个星星都离我那么远，永远触摸不到。我伸出手，什么也摸不到。我低头看，连自己都看不到了。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答案是什么？有答案么？我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还可

以等待，等待着我的逝去，不可避免的逝去。于是抹去了我，抹去一切，最后也抹去我面前这片星光，留下荒凉，再把荒凉都抹去。我不知道能不能抹去虚空。至少空虚无法抹去。

我失去了一切。我拥有过什么？我存在过吗？我不知道。